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九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4468

212(59)
4468
9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
南共現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九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九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平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3 · 字数 56,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0.26 元
统一书号 3003·399

目 录

論共产党的作用	
.....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马罗山·捷尔吉 1
修正主义——主要的危险	
.....	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 委员、悉尼地委书记 威·布朗 11
詭辯帮助不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	23
——評鐵托在拉賓的演說	
(1958年6月23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的文章)	
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	39
（1958年7月5日巴西“工人呼声报”的社論）	
加强团结一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	
生死存亡的问题	越南 芝菱 53
维护修正主义的心劳日拙的	
嘗試	苏联 伊·波麦洛夫 68

論共产党的作用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
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马罗山·捷尔吉

在镇压反革命期间，正当我们着手重新建党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不少建议，有好的建议，也有坏的建议。好的建议使我们更为坚强，鼓舞了我们的勇气，使我们感到对于我们的党和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关心、准备帮助和牺牲的决心。但是最使我们惊异的是，有些建议者，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竟想说服我们不要重新建党，而去让令人引起不愉快的回忆的、为反革命分子窃据了大部分领导并已成为反革命帮凶的“工人委员会”来作为政权的领导者和执行者。他们提出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建议甚至是有“根据”的。当然，我们拒绝了这个坏的建议，因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不重新建立革命的政党，我们就是放弃了工人阶级的胜利。

从那时起发生的事件无论从哪一方面都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所有的成功、成绩和情况的迅速稳定都证明了，我们当时重新建立我们的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争取和实现了党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和巩固我们人民民主政权方面的领导作用是走着正确的道路。全体劳动人民给予我党的威信、尊敬和信任，说明了任何其它的道路无疑地将导向失败。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應該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們很了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情况，很熟悉从那时以来所取得的經驗。正因如此，在整个世界工人运动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吸取了教訓并認識了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之后，他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还通过了彻头彻尾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这就使我們不能理解了。这个綱領“改变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完全背弃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說。南共綱領宣揚这样一种不能实现的理論，認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可以取消党的领导地位。这个綱領的起草人不承認党是工人阶级組織的最高形式，否認党对国家政权和国家管理方面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并且說，他們是“为反对共产党的組織和国家机关合而为一而斗争”的。

与此相反，列宁的学說有力地强调說，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組織的最高形式，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和团结劳动群众来实现专政。列宁說，沒有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真理业已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和經驗所証实了。

这些經驗証明，沒有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并且以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精神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党，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是一步也不能前进的。党必須在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中无条件地起領導作用。正是党才能制定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方針，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組織和領導群众。在党和政府的活動之間不能用“万里长城”来截然分开。如果这样做，就会引向使政府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而这是完全錯誤的。政府的活動是以实现党的政策为特征的。当然，党和政府在工作中應該各自采取不同的形式，并且也沒有必要來使党把政府机关的日常工作抓在自己手里。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在它的綱領中力求修改所有这些論点。因此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沼。由于他們不能改正錯誤，所以 1948 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活動的正确論斷就沒有产生效果。他們在綱領中特別攻擊了民主集中制，而他們認為是建設社会主义无与倫比的万应灵丹的所謂“社会自治”，不过是一种荒謬的概念，实际上它只能为資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服务，并且有利于私人资本主义因素的活跃。恩格斯說：“認為权威的原則是絕對地坏，而自治的原則是絕對地好，这就是愚蠢。”

旧的和新的修正主义过去和現在都同样地反映着資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政策。不过，这二者之間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新的修正主义者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的世界体系建成的时代进行活動的。在这个时期中，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間进行的斗争是世界上正在增长的社会主义力量和正在衰退的帝国主义力量之間斗争的反映。修正主义者是帝国主义者伪装的輔助部队，他們最主要的直接目的过去是，現在仍然是破

坏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革命的統一、把各工人政党引向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并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体系进行可耻的妥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們不惜伪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新的修正主义者戴着“列宁主义者”的面具，但却抛弃了列宁关于党的理論。他們否認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他們要求党取消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使它由革命的战斗組織变为爭論不休的俱乐部之类的东西。南共綱領斷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給“隱藏在左的空談后面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夸大强力的意識、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垄断”提供了見証。他們怀疑社会主义陣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污蔑資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因为这些党忠于列寧主义、拒絕南共綱領、并且主张和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莫斯科宣言一致的觀點。

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伟大學說所武装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几十年的斗争中，思想上已得到了巩固，并且排斥任何修正主义的、破坏統一的企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旗帜下，已有了象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样足以改变世界的胜利，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可以从日常的建設工作和斗争中，从象苏联共产党那样的革命政党的丰富的理論、政治和組織經驗的宝庫中吸取經驗。中国共产党

根据着苏联成就中的丰富經驗在前进。这个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會議总结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巨大成績。我們的中国同志們以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为标帜，在对各种反馬克思主义的傾向的不可調和的斗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最近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了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巨大成績：保加利亚基本上已完成了建設社会主义基础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代表大会上也总结了同样的成績：社会主义建設已經接近完成。在其它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設也正在大步前进着。它們利用了苏联共产党数十年来的經驗，也彼此利用着对方新的、极为有益的經驗。根据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几乎有十亿人在胜利地建設着社会主义，这种影响对于全世界都是有决定意义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說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使工人阶级在国际范围内能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不論在过去、現在和将来，都必須有两个本質的条件：

1. 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理論，

2. 为科学的革命理論所武装起来的、并能将这一理論正确地运用于实践中——即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綫并付諸实现的工人党。

在这种思想的标志下，根据列寧关于新型的党的学說，产生了各国共产党，而国际工人运动也变成了巨大的、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是修正主义者却提出了所謂“演進”的理論，也就是資本主义“逐漸長入”社会主义的理論，來与这一論点对抗。今天，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論重又出現在南共綱領中，說什么國家資本主义会逐漸長入社会主义。这样，当然就不要求共产党有无条件的領導作用了。緊接着这种国家资本主义長入社会主义的理論而来的，是对列寧关于党的理論的修正和背弃、对資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侮蔑态度、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靠近、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原則的放弃和把改良主义演变的理論以新的形式加以称頌。他們就以这种新修正主义的立場来估計共产党，把对于馬克思列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的无条件坚持宣布为“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們非但不走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道路，反而轉入了歌頌“自发过程”的道路。显然，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对党的忽視和背弃列寧关于党的理論。

对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怀疑也与此有关。这在匈牙利修正主义者中間导向宣揚知識分子的領導作用的“理論”。在我們这里已赤裸无遺地暴露出了这一理論的真正作用，那就是促使工人阶级的党瓦解，帮助那些旨在剥夺工人阶级的社会领导作用、顛复工人政权和重又恢复另一个阶级，即資产阶级統治的人。

对于共产党领导作用的修正主义的怀疑不只是从后方对于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革命斗争的攻击，也是对于建設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斗争的攻击，并且还帮助了

內部反革命力量反党的分裂企图。一个在本国内掌握政权、并且把社会主义建設作为其主要目标的党，居然还持有和宣揚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不仅会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損害，而且也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蒙受危险。

各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只有当它們在自己的斗争中运用其它政党总结出来的經驗，大胆地依靠这些經驗，将它們运用于本国特有的情况之中，才能获得胜利。各国共产党如果不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不以原則上的和政治上的統一最紧密地團結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切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統一的企图，不論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只会有助于資本主义世界，首先是有助于帝国主义陣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統一的破坏活动，其目标之一就是針對着社会主义陣營国家的團結，針對着它們与领导国家苏联的兄弟團結的。国际反动派整个宣传战的主要目的是用一切方法使这种團結受到破坏。而在这种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他們是很乐意依靠修正主义者同样的破坏企图，并且自己想办法来鼓励它。修正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陣營的破坏活动是对各国共产党團結的进攻的一个組成部份。在我們匈牙利，納吉·伊姆雷和洛松齐之类的修正主义叛徒不仅是在理論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說明了这一点，而旧領導由于本身的錯誤，却无法阻挡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活動。

但是匈牙利反革命的被鎮压和修正主义者可耻的失

敗，并未能在今后使这一種破坏活動停止。這倒不是由於帝国主义者無論如何也不放棄它，在尋求和找到為此對他們是必需的分子——這也是並不令人惊奇的；而是由於——這就令人惊奇了——南共的新綱領成了今后這一種修正主義的企圖和對社會主義陣營攻擊的新的“思想綱領”。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從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吸取了重大的經驗教訓，也許在更大的程度上我們匈牙利共產黨人應當從這一事件中，包括從修正主義的作用中吸取最大的經驗教訓，我們應當最堅決地駁斥和反對任何貶低社會主義陣營的作用、誣蔑和破壞它的團結的一切新企圖。

為了馬克思列寧關於各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領導作用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學說，為了保衛這一學說的思想鬥爭，今天是和保衛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它的進一步的加強，以及對任何對於它的修正主義攻擊的反擊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

思想的純潔性是各國共產黨力量的最大源泉，它使黨能夠正確地進行社會改造的事業，並將它勝利地進行到底。今天，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巨大發展中十分複雜的問題的解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般的和今天特別的要求的實現，都要求有思想的純潔性，並且，任何时候，在任何情況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都需要思想的純潔性來認真地發揮它的歷史作用。

任何對共產黨的作用的輕視，都是從為了政權而斗

爭的无产阶级手中剥夺爭取政权的最重要武器，并且使已經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遭受力量涣散和丧失政权的威胁。正因为这样，在保卫党的思想純洁性的不可調和的斗争中，就必须保卫列宁关于党的遺教的純洁性。在我们进行的組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建党的斗争中，所以能有很大的成就和同时战胜反革命黑暗势力，所以能恢复和巩固人民政权，是因为我們忠于馬克思列宁的学說，忠于列宁关于党的理論的基本原則。我們今后也将保卫这些原則，使其不致受到不管来自何方的攻击。

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最有觉悟的代表者、最有鍛炼的、最有經驗的、并且准备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作最大的牺牲的人所組成的。党是工人阶级有組織的领导力量，它是由統一的世界觀和一致的政治路綫團結起来，并且是由統一的、自觉的紀律熔合成为一体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这也就意味着，它同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党。它的目标是解放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唯一能把全体劳动人民从一切剥削中解放出来的政权。这一政权保証了鎮压反动力量，同时給予劳动人民以最大限度的民主。共产党就是这种最大限度的民主、建設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民主政党。共产党员們看到共产党在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在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中看到他們生活最真实的意义，因此担负起了党员的崇高任务和使命。

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匈牙利劳动人民都應該清楚地記取最近四十年来的經驗，記取1919年和1956年。只要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修正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就休想有多少胜利的指望。但是党由于組織涣散而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即使这个时间很短，修正主义者也会占上风，并且帮助法西斯反革命分子取得政权。

修正主义者，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夸大了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錯誤和部份不可避免的缺点，利用它們来进行反党进攻，同时还否定已获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在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过去和現在也都是如此。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怀疑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怀疑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目的，而修正主义者就是在這方面給它帮助的。

尽管許多人作过嘗試，可是从来也沒有人能否認共产党的理論——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今天已是一个世界体系的领导思想。正在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代表們，今天自然更狂妄地企图“否認”这一胜利的思想。但是，所有那些过去和現在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教訓的正确性的人們，所有那些过去和現在企圖不管从什么方向、不管根据什么理由和用意来修改这些教訓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譯自1968年7月20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

修正主义——主要的危险

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
委员、悉尼地委書記 威·布朗

夏基同志在最近的澳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把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称为目前和平与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危险。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他們向最近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綱領草案中的赤裸裸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清楚地証实了夏基同志的說法是多么正确。

南斯拉夫領導者們的修正主义綱領特別藐視共产党的領導作用，把国家机器的性質錯誤地說成是不偏傾于任何階級的，提出所謂“慈善的”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化的錯誤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并否認苏联的領導作用。

這些問題已經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包括我党）的声明中彻底地批判过了。

在這篇文章中，我只想討論一下在南斯拉夫領導者們觀點中有关教条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錯誤論点。

我覺得討論一下这个問題还是有点价值的，因为我们党内少数同志在这个問題上还是認識不清。

南斯拉夫領導者們在他們的綱領草案中把自己称作“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敌人”。但是事實說明了这是一

*

派胡言。鐵托和其他南斯拉夫領導者們最教條地認為只有他們才在實行“正確的”政策。照鐵托說來，最近在莫斯科制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政策的六十四個共產黨全都錯了。

鐵托正是他所譴責的教條主義的典型，他在批評別人方面很快，而在自我批評方面却只字不提。的確，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里已經成為一個僵死的字眼了。

又有消息表明，敢于反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集團的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盟員們重新在遭到迫害。自封為“教條主義的敵人”的人不過如此。

至于官僚主義，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活動的方式的确是典型的例子。盟員們很少或沒有機會對領導機構的政策發表他們的意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正常的民主集中制不起作用。區委會和縣委會形同虛設，聯盟的組織很松懈，盟員們在制訂政策上不能或很少能起作用。

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明確立場，當然是堅決無情地反對任何形式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它們在階級立場上是同工人階級的組織不相容的。一切共產主義政黨的基本特徵就是把它們看作是異己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具體表現，並同它們進行鬥爭。

最近的六十四國共產黨與工人黨莫斯科會議強調了這一點。它們的宣言強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必須向一切教條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和宗派主義的工作方法進行斗

爭。

但是，它們特別強調，在目前情況下，必須在兩條戰線上進行鬥爭——反對修正主義和反對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而且，它們也明確地指出，在目前情況下，修正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修正主義——是和平與社會主義力量的主要危險。

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阻礙我們，使我們不能前進。但是修正主義的目的却在於使工人階級脫離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削弱共產黨鋼鐵般的團結，甚至完全取消黨，從而在階級敵人面前解除工人的武裝並背叛工人們。

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是在運用黨的政策上採取不正確的方法；但是修正主義卻是要根本改變黨的政策本身，實際上是閹割馬克思列寧主義，從而取消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鬥爭。

南斯拉夫領導者們把自己裝扮成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的同時，還大膽地（恰巧又是很教條地）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那些已經贏得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充斥着教條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做法。

正如夏基同志在黨代會上的報告中所說的，“修正主義者的老辦法就是把共產黨在貫徹基本上正確的政策的時候所犯的一些錯誤，無限制地加以夸大。”

這正是南斯拉夫領導者們的立場。

南斯拉夫領導者們否認有關的共產黨已經充分地批

評和堅決地糾正了它們過去的錯誤這個事實，同時却對資本主義社會中比比皆是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做法只字不提。他們對這些做法的歷史根源和非工人階級的階級根源也不發一言。

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無疑不是發源于共產主義運動，也不是由於第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而產生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是隨着建立在私有制和人剝削人的基礎上的國家的產生而出現的。它們是奴隸制、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固有特點。它們不是，也從來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黨的固有特點。

教條主義是什麼？一般的理解是它意味著只憑權威來確定某个原理或法令，而不是根據理智和經驗，或者換句話說，不是充分地觀察了事實以使自己的說法與客觀實際相一致。

官僚主義是什麼？列寧——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真正的“不可調和的敵人”——說：在實質上，官僚主義意味著政府部門或結成集團的特權人物脫離群眾和站在群眾之上。

稍稍翻閱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到，整個奴隸制和封建主義時代都是充滿著教條主義反對政治、經濟、哲學、科學、藝術和文學上的新思想的事例；而到了資本主義時期，這種情況更是發展到極点了。

例如，在古代奴隸社會時期，教條使偉大的雅典哲學家蘇格拉底在“無視上帝”的罪名下被處死。

在封建主義下，只需舉出一個例子：宗教法庭的教條

曾在中世紀猖獗一时，使法、意和英國無數人被處死。

但是徹底教條的最壞的事例，出現在所謂“開明的”資本主義時代。在無數的例子中只需舉出幾個眾所周知的事例就够了。

在科學和醫學方面，有過達爾文、巴斯德、力斯忒、森美威斯和其他許多人的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

在政治方面，不必說別的，資本主義就是依賴絕對的教條來反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的、過後又由列寧、斯大林和許多國家的杰出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所發展起來的有力的科學真理。

正是資產階級的教條和無理的憎恨奪去了海馬克（芝加哥）烈士們、薩戈和凡濟地、羅森堡夫婦和其他工人階級烈士的生命。

在“開明的”現代資本主義下，麥卡錫主義的冷戰教條囚禁了政治家如亞爾及爾·希斯、杰出作家如亞培·馬爾茨和好萊塢的十個人，並企圖迫害偉大的藝術家如卓別林、羅伯遜和當代美國戲劇界第一流的劇作家亞圖爾·密勒。

談到官僚主義，這裡無需引述為什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就是少數特權集團站在人民之上的時代。我們同樣可以引述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眾所周知的例子。

在資本主義時代，高度集中的官僚主義國家機構迅速發展起來，保護和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利益。同南斯拉夫領袖們的關於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向“公平”方面發展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謬論相反，資本主義國家機構已經

越来越公开地与垄断资本紧密结合起来反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官僚主义特征已经加强。

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着说明资产阶级公然崇拜高度集中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的事例。列宁曾谈过十九世纪德国资本主义实际上崇拜了这种形式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德国和意大利资本主义曾发展起法西斯的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形式。

在目前的法国，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法国帝国主义者正想在戴高乐将军领导下建立一个军事法西斯的独裁。

这些是资本主义下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实际情况，而南斯拉夫领袖们却在他们的片面的指责中轻易地不谈这一切。

那么，他们诬蔑与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南斯拉夫领袖们的论点，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议就是“教条”了。

但是南斯拉夫领袖们特别攻击的所谓“教条”是什么呢？正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最惹起铁托和南斯拉夫其他主要理论家不喜欢的“教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基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没有这些原则就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经常不倦地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可以在新资料、新形势和新环境下根据知识和经验而得到创造性的发展。譬如，随着垄断

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本人就重新分析了当时的条件，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南斯拉夫领袖们的“新”思想（或者说这是考茨基、白劳德和其他人的旧思想的翻版）是什么呢？他们“关于仁慈的”帝国主义和一个“公平的”国家的概念是什么？

有什么新资料、新形势和新情况来作为这个谬论的立脚点呢？相反的，如果要说的话，一切知识和经验都证明了，在氢弹时代，帝国主义远远不是变成“仁慈的”，而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成为人类的危险敌人。

不必着重指出南斯拉夫领袖们自己的教条立场了。

铁托及其他南斯拉夫“理论家”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的说法是什么呢？这些谬论与歪曲，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奇。

早在1918年，列宁很快地就批判了修正主义者考茨基的一种几乎相同的攻击，当时考茨基曾攻击社会主义下的“官僚主义”。

列宁否定了考茨基的歪曲，并且指出说，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官僚主义才能真正消灭，因为全体人民开始“参加政府的工作”。他并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人民将会“习惯于无人管理”。

但是，这并不是说列宁没有清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的最初年代中，社会主义也吃过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数千年的官僚主义的苦。

在写到需要改进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时候，列宁在他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严厉地批评了缺点。

但他又說：“必須切实考慮怎样去消灭缺点，同时要記住，这些缺点是根源于过去的东西，这些东西虽已被捣毀，但是还未被消灭。”

实在，如列寧所清楚地指出的，过去資本主义官僚主義的一些困难，还要在社会主义下存在一个时期。

但是已經对这些困难采取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并采取了步驟去消除它們。正如苏联新出版的“政治經濟学”一書中所說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批評和自我批評能够通过发动人民来参加而发现和消除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消灭各种官僚主义的痕迹。”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和我們黨內少数采取修正主义路綫的人片面地和歪曲地抓住这些缺点。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下的缺点，是几千年来人类习惯的影响，而且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問題。

决定性的問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出現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国家誕生了。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統治永远被废除了。罢免权制定了。立法程序已不再仅仅是議会上的談論，而是第一次地成为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构了。

在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上，全体工人阶级和人民都不断地在享受着日益增长的物質利益和不断地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准。

可以說，各个共产党都在某种程度上感染到一些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资产阶级社会的

特色。

但是，它們也从来不是苏共、澳共或任何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使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区别开来的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正是在于共产党具有广泛的民主；全体党员可以最广泛地参加制定政策。

共产党员们彻底地、广泛地参加我们最近召开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只要对照一下我国共产党的民主生活与工党和自由党的民主生活，就可看出我党实行高度的民主并充分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

只要有可能，我党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鼓励不断改进这种民主生活。（这种做法恰恰是其他政党所积极加以阻碍的。）

正如夏基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关于“改进领导方法”一节中所指出的，“在明确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领导方法有了显著的改进。”他指出说，必须根据经验来经常进行自我检查，以便继续改进领导方法。

他强调在党内和在人民中采取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必须多商量研究，领导机构要学习党员的经验；必须重视自下而上的批评，领导机构及人员都必须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

夏基同志又指出，“集体领导已加强，应继续加强。”

此外，报告号召党的各个组织要充分进行会议准备工作，包括和党和非党群众进行初步讨论，以便使所作出的决定更密切符合于一定形势的需要。

在悉尼地方委员会里，我们已开始这样做了。地委

會會議是經過執委們集體討論準備的。執委會（包括從工廠來的領導同志和脫產干部）事前準備要向地委會議作的報告的綱要草案。

事前在地委會內傳閱草案，並征求委員們的意見；凡是有益的意見都被采納在報告中。此外，在考慮黨的某一個運動的時候，還着重征求黨員們和群眾的意見。悉尼區委會也在應用同樣的方法。

加強集體工作的一個表現是讓更多的人來負責向領導委員會作主要的報告。譬如，經過同中央書記處研究後，威·高蘭曾是去年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主要報告人。

新南威尔士州委會和悉尼地委會最近已經採取同樣的步驟。

眾所周知，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討論斯大林晚年所犯錯誤的時期，一些同志曾批評黨的工作方法上的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缺點。許多同志片面地提出批評。

一小部份人大大夸大問題的性質，很少的一部份人則不是脫黨就是在為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的鬥爭中被開除出黨。

這些同志沒有看見帝國主義如何利用當時的形勢來向黨的團結展開進攻這個主要問題。

如我在較早的一篇文章中（“共產主義評論”，1957年5月號）所指出的，我是在這個時期不正確地提出這些問題的一個同志。當時我錯誤地把要克服工作方法中我所認為的缺點這個次要原則提到主要的地位，而忽略了黨的團結這個極端重要的原則。

无疑的，我沒有看到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和黨內有严重資產階級思想的人会利用这种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片面的批評来在国内和国际上向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学进行修正主义的进攻。这次經歷提供了严重的教訓。

在这时期中，有些同志犯了同样的錯誤。那是一个复杂的、困难的时期。但是，这不能成为我們犯錯誤的借口。主要問題在于我們自己有思想缺点，在于我們自己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科学缺乏深刻的、全面的了解。简单說來，我們不是成熟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者。

从那时起，中央委員會实行了一連串的教育計劃。对这个时期所提出的一切主要問題进行了彻底的、原則性的討論。党給全体党员以各种机会去明确思想和加深他們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了解。

此外，如夏基同志在報告中所指明的，在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进程中，我們已經采取了步驟来改进領導方法，現在仍在繼續改进。

但是，还有少數同志繼續提出片面的批評。这表明他們在这些問題上还沒有完全解决思想問題。

这少數同志中的多数人是誠实的，是好党员。經過进一步的講习班和个人学习和同志間的討論，他們能够并能解决遺留下來的問題。

現在在学习我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的过程中，应当采取特別的步驟来保証这些同志参加学习，并給他們以各种机会来坦白提出扰乱着他們的各种問題。

但是，同时，我們也應該承認这样一个事實：在这少

數同志中，一小部份人已經遠遠離開了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這少數人不僅僅保留了他們的觀點，而且秘密地在有機會時甚至公開地用敵視黨和反對黨的態度散布他們的觀點。雖然他們還保留着黨籍，實際上，他們的觀點已經發展成為右傾機會主義了。

列寧在很久以前就指出說，黨是在清除機會主義份子中壯大起來的。

我們應該明確地區別這些份子同那些在一些思想問題上認識不清的誠實的同志。但是，同時，必須清除那些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的少數人，這樣，黨才能得到加強。

應該看到，讓這些份子繼續提出他們的混亂的、錯誤的觀點，而拒絕通過必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來弄清他們的觀點，他們就會迷惑和妨礙別人。這些份子會妨礙我們在這個具有巨大可能性的時期贏得新黨員、取得新捐款和增加“論壇”報的銷售額。的確，他們只是一個小阻礙。但是，在最近南斯拉夫領袖們重新提出和发展起徹底的修正主義这样一个新的形勢下，我們是不能忽視或低估它的。

很清楚，回答修正主義者要削弱黨的做法的，是建設一個更強大的黨。

當我們準備進入一個新的、熱烈的時期來熱烈地響應第十八次黨代會的號召，要“從一個干部的黨發展成為一個群眾性的黨”時，我們是不能給這些份子留余地的。

（原文載澳共“共產主義評論”1958年7月号）

詭辯帮助不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

——評鐵托在拉賓的演說

(1958年6月23日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的文章)

以右翼社会民主党和机会主义为代表的的老牌修正主义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以后，现代修正主义者就成了国际帝国主义最可靠的工具。他们用虚伪的革命词句掩盖他们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他们最好地为资产阶级反动派服务，资产阶级反动派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力图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消灭世界社会主义体系。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卢布尔雅那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臭名昭著的南共纲领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集中表现。在这个纲领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收集了所有的机会主义的反苏反共的理论，并且把它系统化了。因此，完全有理由可以说，南共纲领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教义问答。南共纲领在现在出现，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措施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制造思想上的混乱和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大家知道，去年十一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这个宣言明确地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

个宣言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巨大高涨。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拒绝在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上签字。但是他们却急忙发表他们草草拟就的纲领，来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对抗。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能袖手旁观，这是很自然的。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批判了纲领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希望帮助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正确地看到和认识自己的错误。

共产党报刊的文章和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本着这一目的。

事实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完全不考虑对它的批评，无理地拒绝这些批评，并且继续陷进修正主义的泥坑。这个集团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卢布尔雅那代表大会变成了攻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讲坛，变成了替美帝国主义歌功颂德的讲坛。南斯拉夫报刊上的文章不仅不从实质上回答公正的批评，反而充满了污蔑、攻击和毫无根据的责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本月 15 日在南斯拉夫的拉宾城的演说也完全充满了这种精神。

就这篇演说的内容来看，其主要目的是再一次地为上述纲领的修正主义本质进行辩解，拒绝对纲领所作的批评，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新的责难和诽谤。铁托实质上并没有答复人们对该纲领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是对苏联及其领导，对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冷嘲热讽。正象在綱領中一样，在这篇演說里，对美帝国主义者也只字未提。铁托却极其恶毒地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保加利亚共产党及其第七次代表大会，对保加利亚报刊和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攻击。贝尔格莱德報紙在刊登这篇演說时所用的小标题是值得玩味的。“战斗报”用黑体字写道：“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報紙的前所未聞的敌意的狂怒”，“中国领导人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主要是針對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进行攻击、誹謗和造謠”。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南斯拉夫领导人由于铁托的这篇演說最后地拿下与我們不共戴天的修正主义者和煽动家的假面具，他們不擇手段地来为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辩护。

铁托完全违反真实情况地歪曲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评的实质和性质。他狡猾地、别有用心地把这种批评說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攻击”，說成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誹謗”。他說：“有人可能認為，目前攻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叫嚷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中和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某些理論上的提法所引起的。但是并不是这样。这种运动有其更深的根源。这是早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以前很久，当人們还不知道我們的綱領和报告的时候就已組織好了的”。

在鐵托看來，這次“運動”的主要原因在於，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沒有在莫斯科宣言上簽字和南斯拉夫拒絕參加“所謂（1）社會主義陣營”。

如果硬把對南共修正主義綱領的批評說成是攻擊南斯拉夫，那就是粗暴地歪曲事實真象。十分明顯，這種批評是出於深刻原則性的考慮，是为了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使其不受機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歪曲。這種批評的目的是向世界表明現代修正主義的真實面貌和指出它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給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帶來的危險。大家都很清楚，共產黨和工人黨一向尊重一切國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南斯拉夫人民，它們的行動遵循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

下述論調也遠遠不符合實際情況：似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人拒絕在莫斯科宣言上簽字和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是這次批評的主要原因。拒絕在宣言上簽字和兩面派的外交政策，當然是南斯拉夫領導集團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嚴重表現。但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曾經抑制了對它的批評，因為它們認為，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領導會理解到它所採取的極端錯誤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會看到它所執行的路線有利於國際反動勢力，首先是有利於一直在陰險地拍手叫好的美國帝國主義，並為它們效勞。“人民日報”在本月4日的社論中寫道：“相反，就在南共領導集團拒絕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並且公開反對這個會議所通過的宣言的時候，社會主義各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也仍

然对南共保持友好关系，并沒有同它进行爭辯”。

接到綱領草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心平气和地、有論据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并且对这个文件中反馬克思主的提法表示忧虑，这难道不是事实嗎？

在“真理报”和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文章中，以及在其他党的报刊上的一系列文章中，非常恳切而友好地指出綱領草案中的錯誤提法，并且从馬克思列寧主義觀点論証地分析了这种提法是沒有根据的，这难道不是事實嗎？

南斯拉夫领导人有沒有重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綱領草案所提的批評性意見呢？他們有沒有对綱領草案作相应的修改呢？

不，这些批評意見在討論綱領草案时不仅沒有受到重視，反而受到了敌視。这些意見被用来在卢布尔雅那的代表大会上挑起反共反苏的歇斯底里，用来誹謗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誹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公开提出所謂“霸权”和“干涉內政”，所謂“斯大林主义”这类陈腐的指責和其他荒謬的讒言。

那么，铁托所謂对綱領草案沒有友好的反对意見而只有嘲罵，这种断言該怎么解释呢？

铁托抱怨說，“在东方国家，特別是中国的报刊和演說今天所用的綱領和報告的引文是不准确的，有时甚至是捏造的，再不然就是断章取义，使人們完全誤解我們的立場”。他由此得出結論說，“这样做正是为了要用一种肤浅的方法来誹謗我們的国家（即南斯拉夫——原注）”。

用“不准确的引文”这种說法来掩盖卢布尔雅那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決議——这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浅薄愚蠢的花招吧了。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很清楚，問題不在于“不准确的引文”（自然这些話是別有用心地臆造出来的），而在于綱領草案和上述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发言的实质。

我們就不再引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机关报所用过的引文來証明它們根本不是捏造的，也不是別有用心地挑选出来誹謗南斯拉夫的。但是，我們不能在誘惑面前保持沉默，也不能不列举帝国主义报刊对南斯拉夫路綫所說的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和估价，从这里可以看出，南斯拉夫的路綫在帝国主义阵营受到热烈欢迎和完全贊同，它們公开鼓励南斯拉夫领导人走“自己選擇的道路”。历史事实表明，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必然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害。

誰不知道，在卢布尔雅那代表大会結束后，华盛顿和紐約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立刻就迫不及待地说，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必須迅速拔出給南斯拉夫的援助”。这种长远利益是什么，是容易理解的。

另一个事实。報紙已經报道，美国的“紐約时报”在今年 6 月 1 日的社論中写道：“今后几个月可能出現目前难以預見的出人意料的事件，这些事件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共产党統治的其他一些国家可能向我們請求援助……的确，过去美国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所表現出的灵活性，从我們的利益着想是明智的”。

第三个事实，据法新社报道，本月 16 日南斯拉夫驻华盛顿大使从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外交部——原注）出来时强调说：“今天美国同他的国家（即南斯拉夫——原注）的关系建立在牢固可靠的基础上。”大使以奴才的口吻说，国务院对铁托在拉宾的演说表示满意，杜勒斯的政治事务帮办墨菲认为这是一篇“很有趣的”演说。

如果南斯拉夫领导集团还认为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提醒它一句老话：“如果敌人夸奖你，你就得想想自己干了什么蠢事！”，不是很有好处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的讲话中令人强烈愤慨的是他的那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报刊的粗暴的、毫无道德的攻击。“人民日报”的文章和中国领导人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言论被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残酷攻击”。铁托恬不知耻地“否定”中国同志的马克思主义并且恶毒地暗示说：“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欧洲传到中国领导人那里之后已经经过这样一种变形，以致它的创立者今天也会完全认不出它来，而且尤其会对某些中国领导人给马克思主义穿上的道德原则感到特别诧异”。他把中国领导人叫作“一种假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他们的不近人情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且想给别人上马克思主义课”。

这样一来：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倒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成了“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他，铁托，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上层的其他一些人倒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到亚洲后经历了“一种

变形”，而南斯拉夫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洁”，因为，很明显，这个国家离西欧很近。难道这种蛮横无礼、厚顏无耻和毫无道德的謠言还用得着进一步分析么？

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久經考驗的领导人的馬克思主義如何，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知道得非常清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他們的伟大的党怀着最大的敬意和尊重，这个党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庫作出了巨大的貢献。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的封建主义、資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了浴血的斗争，并且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現在这个党正在組織和領導着規模巨大和速度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設。中国共产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創造性地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运用前所未有的新形式去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中国的同志从来也不講他們想出了自己的、中国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总是強調說，他們是沿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指出的、在苏联經過考驗的道路前进，他們运用着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經驗。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領導人在世界上的威信是很高的。現代的冒牌馬克思主义者无论他們如何拚命，要想污損这种威信，无论从身材或是从力量來說都是办不到的。

但是铁托到这里并没有停止。他走得更远，竟骇人听闻地指責中国领导人是……新战争贩子。請看铁托說的：“这一点也是有趣的：中国領袖們之所以猛烈攻击我

們，是由于我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人民和国家共处的政策，这意味着，他們是反对緩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在这方面，他們同西方最反动的战争贩子处于同样的地位。問題的关键是：我們的爱好和平的政策、和平政策、共处政策妨碍着他們！”

这里用不着評論。只有在帝国主义宣传的厨房里才能泡制出这样的論点。結果产生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中国被指責为挑拨战争，而对真正的战争挑拨者——美帝国主义者却不敢說一个責难的字。

此外，这里还必須提起另一个事实。不久之前，南斯拉夫报刊和南斯拉夫领导人暗示，似乎中国共产党贊成南斯拉夫的“独立”政策，似乎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立場”的批評，似乎中国是站在南斯拉夫方面。这个不高明的恶意煽动的目的在于离間苏联和中国。大家知道，这个嘗試碰了壁。

現在，南斯拉夫报刊和南斯拉夫领导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变。他們竭力企图說明，中国领导人用一种“特別的方式”来批評卢布尔雅那的綱領，其他国家共产党“不同意”这样的批評。自然，这是一种平常的破坏的說法，它同实际情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赫魯曉夫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講对这点作了最好不过的回答。他說：“他們（南斯拉夫领导人——原注）攻击苏联共产党，他們想用某种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強調出来，硬說中国共产党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批評他們的

錯誤。然而，要想从各兄弟党对現代修正主义的批判中找出什么細微差別来，这种企图只是自費力气。在这一点上所有兄弟党都是一致的。我們認為，中国同志和其他各兄弟党一样，对南共綱領草案修正主义原則的批評，都是十分正确十分深刻的，都是在坚持不渝地捍卫着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我們完全同意这种原則性的批評。社会主义的力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團結一致，只有在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在維护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純洁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加强。”

二

铁托拉宾演說的目的之一是要贬低不久以前所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拒絕充滿着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性的中央委員會的总结报告、代表們的发言和赫魯晓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精辟的講話所提出的公正的批評。这里，一如在对待中国同志的态度一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話都說出来了。铁托意味深长地說：“从数量以及侮辱和謾罵的語調来看，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和保加利亚的报刊是同中国人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步調一致的，更不用提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了。当問題是誹謗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的时候，他們总是进行这种誹謗的第一批，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話。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专门攻击、誹謗和侮辱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和它的領導人的。在他們的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談得如此之多，以致它看来象是一种派系性

保加利亚南斯拉夫(1)代表大会”。他接着說……“保加利亚领导人恣意干涉了南斯拉夫的內政”。

十分明显，无论是否保加利亚领导人，或者是保加利亚报刊都沒有进行侮辱和謾罵，大家知道，侮辱和謾罵是某种另外的人的专利权。但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它的活動家認為自己的神圣义务是：反对任何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保卫它的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純洁和清白。我們光荣的党的整个历史都教育我們这一点。党的伟大的兒子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留下了这样的遺訓。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認為，只有同修正主义，而特別是同最新的貝爾格萊德版的修正主义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只有同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保持最密切的團結一致，党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

我們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正是貫彻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保苏友誼的无限忠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學說的純洁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这次代表大会成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團結一致的振奋人心的示威。各国兄弟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我党为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和我党善于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付諸实现这点給予很高的評价。日夫科夫同志說，“这种評价是給我們的莫大的精神奖励，它大力地推動我們拿出更充沛的精力沿着我們选择的道路前进”。

事实就是这样。至于說有人不喜欢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有人不满在代表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团结和一致以及各项报告和发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熟性，不满这种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的表现，这就再一次证实了这种人的本来面目。

至于談到所謂“干涉南斯拉夫內部发展”的暗示，这使人不禁想起“贼喊捉贼”的伎俩！如果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提出“干涉內政”問題，他們的做法会是更明智一些。

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在自己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守不干涉內政的原则，尊重每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但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却不是这样做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南斯拉夫方面一再干涉我們党和国家的內政的企图，对于这一点，保加利亚的有关机关都及时提出了抗議。許多事實証明，南斯拉夫方面极力想在保加利亚知識分子某些阶层中間制造混乱和在思想上瓦解他們。

也許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南斯拉夫報紙和南斯拉夫某些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以后对保加利亚的言論。也許應該提一提某些南斯拉夫外交官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令人怀疑的、不符合公認的国际关系的活动。不是別人，正是南斯拉夫報紙一直不停地进行反对我党党和国家、反对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运动。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只要誰注意一下南斯拉夫的报刊，就不会不发现，其中特別是斯科普里市的报

刊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說得确切一点，有一个反保加利亚的任务。只要提一提下面这个事实就够了：斯科普里一家杂志卑鄙地誹謗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說他是奥匈君主政体的代理人。这种卑鄙的行为连保加利亚和巴尔干的反动资产阶级也干不出来，因为他们害怕我們不朽的始祖布拉戈耶夫的巨大人格和道德形象。季米特尔·布拉戈耶夫是資本主义和資产阶级反动派的不妥协的敌人，是一个洁白无瑕的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民族沙文主义以及巴尔干和全世界侵略战争的不妥协的战士。这种誹謗只有在疯狂的資产阶级民族主义基础上以及对一切保加利亚的东西（其中也包括保加利亚共产党的战斗革命传统）盲目仇視的基础上才会产生。不久前斯科普里“新馬其頓报”又以同样的精神否認我国报纸有权提到馬其頓問題和紀念戈澤·德尔契夫，他們指責我們的党和党的领导人犯了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的毛病，其实只是因为我們党的领导人說出了无可怀疑的历史真理而已。

这一切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脱离了国际主义的立場，煽动民族主义情緒，人为地制造矛盾，使局势尖銳化。

铁托攻击赫魯曉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硬說其中“攻击”的不仅是“南斯拉夫领导人，而且是南斯拉夫人民”。在两个問題上他企图反駁这个著名演說中的铁的論据：即在美援問題上和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的決議問題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力图

顛倒黑白，把美“援”說成是崇高的，人道的。按照鐵托的說法，美帝国主义者給南斯拉夫援助是因为“……一方面，我們受到飢餓的威胁，另一方面，这样南斯拉夫就能够比較容易地抵抗斯大林的压力，和維护它的独立。”因此，根据鐵托的說法就可得出这样的結論：第一，美帝国主义者对受飢挨餓的南斯拉夫人民怀有仁慈之心；第二，他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的保卫者。

美援是什么样的东西，它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目的，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赫魯曉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中說：“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者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会仅仅为了‘漂亮的眼睛’白白地送錢，他們的資本只会投向他們指望获得厚利的事业中”。世界上的很多实例都證明了这一点。只要看看“艾森豪威尔主义”，看看美国对它的英法伙伴的領地所抱的軍事和經濟意图就够了。只要看看享受美国“援助”的“恩惠”的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不久前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場面就够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帝国主义者的粗魯口吻直言不諱地說出了鐵托和南斯拉夫領導集團企图用含糊詞句来加以掩飾的东西。艾森豪威尔在本月18日的記者招待会上確認，他“仍然相信援助苏联卫星国的政策，其目的是創造条件来削弱共产主义”。艾森豪威尔認為，这种援助有助于加强为自由世界的利益而活動的力量。美国总统最后說，“实际上，援助南斯拉夫就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执行不依賴于苏联的政策。”

这就是美国“仁慈”的真面目，这就是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独立的“关怀”！再不需要多说什么了。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阻止铁托大嚷大叫地说：“……有人攻击和诽谤我们，说我们为了得到美国援助和贷款而出卖自己，这种说法真是恬不知耻”。

人们不禁要公正地问：究竟是谁恬不知耻。

由于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再一次确认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的决议是正确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叫嚣得简直上了天。叫嚣毕竟是叫嚣，事实终究是事实。1948年的决议批评南斯拉夫的领导实行了错误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路线，批评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等量齐观，批评他们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学说。难道这些不止是昨天犯过的错误没有在卢布尔雅那的纲领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鲜明而系统的综合么？赫鲁晓夫同志说：“1948年情报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的决议，其中正确地批评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活动。这个决议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它符合革命运动的利益”。

在这里谈一谈南斯拉夫领导人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期间的可耻行为，不致是多余的。这种行为为国际帝国主义很好地效了劳。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的两年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显然没有学会什么新的东西。现在，由于匈牙利司法机关给予纳吉·伊姆雷叛国集团

应有的懲罰，南斯拉夫报刊和某些南斯拉夫官方人士竟恬不知耻地維护那些使匈牙利人民血流成河的反革命头子，声嘶力竭地反对使納吉和他的同謀者受到应得的懲罰。他們的叫囂同最反动的西方人士的叫囂合为一流，这些西方人士正在为自己的忠实走卒納吉·伊姆雷伤心流泪。

* * *

铁托在拉宾市的演說中，最后大言不惭地帶着現代救世主的口吻說：“看来历史已經為我們規定这样一条痛苦的道路：甚至要維护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免它退化；要使社会主义从目前世界上的混乱状态中，帶着一种将为它提供进一步发展的胜利道路的道义力量出現”。

实质上，现代修正主义及其狠毒的企图，即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脱离正确的道路，破坏运动的团结一致，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服务的企图，在历史上只能留下可耻的記忆。这个作用和这些企图既不是花言巧語，也不是冒牌的馬克思主义的詭辯所能掩飾得了的。

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 聯盟的綱領

(1958年7月6日巴西“工人呼声报”的社論)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草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一場大辯論。南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在4月間举行。某些共产党在會議召开前夕得悉了上述草案內容，就許多原則問題上对它提出了批評。被邀請出席南共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不願被人理解为贊成綱領草案，但又不能在代表大会上討論这个問題，因此几乎全都没有派代表团出席大会。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綱領草案作了修改，目前还不可能对这些修改給予一个評价，因为綱領的定稿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然而，已經知道的是，南共最負責的領導者在他們的言論中駁回了別人对他們的批評的基本論点，停留在綱領草案的立場上。

每一个共产党都有权完全独立地制訂自己的党綱这样重要的文件。通过怎样的道路来取得政权，来建設社会主义，應該由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共产党人来决定，因为只有他們才对情况了解得最清楚。然而，南共綱領草案并不仅限于談到南斯拉夫的特殊問題，而且也广泛地談到国际形势的根本問題，在这方面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总路綫。这就不仅在个别事实的解释上，而且在原則問題

上，同其他所有支持去年11月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會議所通过的宣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立場不一致。南共沒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字，而提出自己的綱領草案來同它相抗衡。因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評这个綱領草案，乃是行使一項权利，不能把这混淆为无理干涉南共黨內生活。承認这个权利，并且冷靜严肃地考慮批評的內容，只会对南共有好处，而且这样做也是符合它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交換意見和經驗的觀點的。

—

南共綱領草案一开始就根据列寧的經典學說，对帝国主义的性質作了一个評价。然而，綱領草案在对目前国际情况作具体分析时，事实上抛弃了列寧的論点。由此就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关心的許多最迫切的問題上，得出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南共綱領草案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是完全錯誤的，因为它拒絕承認世界上社会經濟制度截然对立的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这一客观事实。世界分裂成阵营，并不是由各国政府或是某些国家集团的政府实行的政策方針所决定的，而不过是社会发展規律发生作用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罢了。苏联的出現以及其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世界制度竞赛的問題，是目前历史阶段中最重要的事实。各国共产党人有責任貢獻自己的力量，使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国家組成的阵营受到保护并取

得胜利，努力争取这个阵营能在和平共处的气氛中同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竞赛。履行这一国际主义职责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的。

然而，南共否認社会經濟制度对立的国家分为阵营的事实，只承認世界分裂为军事政治集团，“引起了世界的經濟分裂”。照这样說，国际舞台上主要矛盾的根源就是人为地組成这些集团，只要消灭这些集团，矛盾也就消除了。

是的，废除軍事政治集团符合各国人民的願望，因为这样就恰好能够保証两个对立的社会經濟制度的和平共处，能保証它們彼此竞赛，用不着采取新战争的手段。然而，即使废除了軍事政治集团，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間进行竞赛、社会主义阵营必将最后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也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在一个根本的重要問題上，南共脱离了客觀現實，抛弃了用辯証唯物主义来闡明事物的方法，而代之以主观唯心主义。

南共在論述集团的成因和两个集团所执行的政策时，采取了反馬克思主义的觀点。例如，它的綱領草案說：“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法和其他类似的政治形式早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同盟国首脑會議上就已經出現，而在战后繼續存在着。”綱領草案还說：“国际关系之所以不能获得較长期較巩固的稳定，首先就是由于目前矛盾的尖銳化促使这些或那些大国、这个或那个集团对国际关系強加实力地位的政策”。鉄托在代表大会上作報告时

說：“由于斯大林执行頑固和不必要的威胁性外交政策，西方大国看到，不可能靠外交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以为只有用实力政策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簽訂北大西洋公約和建立軍事集团的基本原因，其目的是憑借实力地位建立世界統治和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国际問題的这种提法，是完全违反事实的，是完全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結果。共产党人不能把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相提并論。苏联参加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會議，是一个具有极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它这样做，就使得当时有可能締結对各国人民利益、包括对南斯拉夫利益极有好处的协定。只是由于这些协定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南斯拉夫才不致于遭到帝国主义干涉，并且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地走上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战后在斯大林领导下也犯了一些外交政策上的錯誤，然而这些錯誤从 1953 年以来，特別是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已得到認識和糾正。这些錯誤絕對不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經常的本質，苏联外交政策一直是保卫世界和平和鼓舞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积极因素。国际紧张局势之所以越来越严重，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大国片面地放弃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等协定所規定的道路。早在 1946 年，丘吉尔就在他著名的富尔敦演說中宣布了“冷戰”的方針。为什么簽訂了大西洋公約、东南亚條約、巴格达條約、里約热內卢公約，为什么采取了其他种种杜勒斯先生称为把世界維持在“战争边缘”的政策的措施呢？这里，根本的原因不

是苏联的政策，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質，在現时代里首先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对于“战争边缘”的政策，我們巴西早在1947年就有过切身的体会。这一年，締結了里約热內卢公約，同时美国公开干涉我國內政，結果取消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开始了反动的倒退。同年，杜魯門宣布了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方針，开始了执行馬歇尔計劃，在美国的授意下，欧洲各國政府中的共产党部长被排挤出战胜納粹法西斯后成立的联合政府。

南共的文件沒有正面指責作为世界反动派大本營、作为現时代人类最主要敌人的美国帝国主义。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竟至允許它的领导人感謝美国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說这种援助有巨大的意义，并且說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这是同国际舞台上总的事实情况不符的。总的事实不是美国帝国主义“援助”而是压迫仍然生活在資本主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人民。总的事实是，美国不仅同巴西等类不发达国家保持不平等的关系，而且甚至同英法等帝国主义大国的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总的事实是，美国执行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

一方面鉄托的報告談到美国的“援助”和南斯拉夫同美国的平等关系，而另一方面南共綱領草案竟提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受另一个处在“霸权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南共沒有提出有关这种“可能性”的任何証据。既然如此，我們对这种說法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模糊了剥削者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义国家同消灭了人剥削人現象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根本区别，在这一点上极度

輕率并且可悲地喪失了工人的階級精神。

南共綱領草案絲毫沒有提到社会主义國家之間已經具體建立起來的經濟合作形式，這是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的合作形式。在資本主義世界，是強國剝削弱國，我們巴西對這點就有不少體會。而在社会主义國家的大家庭中，却是互相幫助，促使全體成員國迅速地進步，鞏固它們的主權。

不能不指出，南共文件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同去年11月六十四个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在莫斯科簽署的和平宣言是直接矛盾的，而當時南共代表也會在宣言上簽字。例如，宣言對戰爭危險的根源是這樣提的：“對和平事業的威脅，對各國人民安全的威脅，是來自何處呢？熱衷于戰爭的和幻想戰爭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在目前的軍備競賽中大發橫財的壟斷資本集團。……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在壟斷資本尤其是美國壟斷資本的壓力下拒絕關於裁軍、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戰爭的措施等建議。”和平宣言又說：“社會主義各國並不想用暴力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強加於任何一國人民……所以社會主義各國完全不想干涉別國的內政。”

南共根據它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宣揚一種把各個集團等量齊觀的政策，主張致力於最後滅絕集團。這種政策自然引起了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注意。

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中立是一種進步的立場，對世界和平事業是有貢獻的。然而，在一個社会主义國家來說，怎麼可以公然說不採取同其他兄弟國家一致的

立場，不尽一切力量加強它們的團結和巩固它們共同的防衛力量呢？

苏联和其他参加华沙條約的社会主义国家曾一再声明它們反对集团政策，并且願意同其他西方国家一道采取措施，以求最后消除这种政策，造成有利于不同社会經濟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气氛。然而，西方大国直到現在还一貫拒絕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議。因此，就有必要維持华沙條約的效力，这个條約的防衛性質，南共綱領草案沒有提到，然而鐵托的報告里是承認的。在这种情况下，象南斯拉夫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竟把华沙條約和大西洋公約等量齐觀，那是沒有任何理由的。

結論只能是，南共的立場是有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團結的，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地認為十分根本的一个問題上，具有消极的性質。

二

南共綱領草案对現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不能不同样引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正确批評。这个分析在譴責帝国主义大壟斷資本这一点上，也包含有正确有益的成分，然而在談到某些根本問題时，就暴露了它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面目。

这些問題之一是資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質問題。

南共綱領草案說：“壟斷資本主义于是开始直接利用国家机器，从而使壟斷巨头、財政寡头同国家和国家机器

的上層份子溶為一体了。”

然而这个論点是同綱領草案接着提出的論点自相矛盾的。例如，我們可以讀到以下論点：

“国家成为社会基本經濟发展的必要因素。国家日益監督資本，部分地限制私人管理資本主义財产的权利，并剥夺私人資本所有者在經濟和社会中的某些独立职能。”

“由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內部发展和变化，以及在現代条件下工人阶级自觉和自发的压力，国家作为劳动关系和財产关系、社会权利和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調节者的作用也得到加强。”

“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出現了国家机器的新的社会作用。国家机构，为获得其独立职能，往往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表現出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阶级作用的傾向。”

“国家作用的加强也产生了官僚份子的經濟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在加强并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因素的傾向。”

这里所表达的觀点，加上所謂“社会主义傾向滲入國家資本主义”，所謂經濟不发达的国家“國家資本主义生活方式有极大发展”等論調，就更是荒謬了。綱領草案由此得出下列直接損害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并且显然违反事情实况的总结性論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既得成就影响之下，資本主义世

界里日益出現了前面談到的各种經濟和社会因素，這些因素使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和向社會主義關係的過渡越來越不可避免。”

“社會主義日益成為各民族的實踐，日益成為唯一的世界進程和世界體系。”

這就是南共綱領草案的一些論點。總之，他們自以為指出了現代資本主義本身性質中發生的某些根本變化。

不可否認，現代資本主義產生了某些變化，值得一切不希望受教條束縛、不希望落後于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仔細研究。國家在經濟方面的活動早已由列寧研究過。在我們現代，國家的這種活動是大大的增加了，它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並且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矛盾。國家資本主義不僅在帝國主義國家有發展，就是在不發達國家，例如巴西，也有發展。

然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改變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本質。在帝國主義國家里，國家仍然是金融寡頭的工具，金融寡頭不僅同國家機器熔為一體；而且越來越嚴密地把國家機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國營企業直接或間接地為壟斷資本的利益服務，幫助他們增加利潤。英國、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早就領教過資本主義的“國有化”是怎麼一回事，社會民主黨騙人地企圖把這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措施。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機構並不是隨着它取得經濟職能而獨立起來，恰恰相反，是越來越從屬於最強大的壟斷資本集團，為了它們的利益而行使它們的經濟職能。國家資

本主义的企业不仅不是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取得独立的基础，反而是金融寡头剥削整个社会的工具。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事实都說明了这一点。

在巴西这样一个国家的情况下，国家资本主义具有自相矛盾的性質。因为它不仅被投降主义势力利用来迎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也具有反帝国主义的进步形式，对巴西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也对巴西资产阶级直接有利。然而，就我們在我国现实中所看到的現象而言，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使国家成为超阶级的东西，并沒有使国家得到一个独立的經濟基础，也沒有使官僚机构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巴西共产党在最近发表的政策宣言中，对巴西国家的阶级內容是这样提的：“巴西国家目前代表大庄园主，同帝国主义有联系、尤其是同美国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资本家以及渴望国家經濟独立发展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由此可見，南共綱領草案关于“置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国家机构”的論点是同現實矛盾的，并且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根本論点上表現了明显的修正主义傾向。关于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學說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一点使它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学有根本区别。这里不妨提一下恩格斯在这个問題上十分明确的論点：“现代国家，无论形式如何，在实质上总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合资本家。它把生产力愈多地拿到自己手中，它轉化为总合资本家的程度也愈加完备，它所剥削的公民人数也愈加众多。工人仍然还

是雇佣工人，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非但不会因此而被消灭，反而要达到极点，达到顶点。”（见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根本地改变国家的性质以及经济上层建筑的性质。南共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者“社会发展所固有的因素”，“渗入”资本主义国家，以致于社会主义正在成为“各民族的实践”。这种论点是一种明显的修正主义论点。这种论点认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同排除一切剥削的社会主义关系，可以同时并存，互相调和。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就模糊了起来；所谓社会主义可以自发的扩展到全世界的观念就得以泛滥。虽然南共纲领草案也说“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才能实现这一过渡”。然而事实却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渗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论点，导致了所谓可以不用经过革命斗争就过渡到社会主义。所谓资本主义可以自发地“进化”为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些观点无论就原则上或者就事实上来说，一直被共产党和工人党视为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南共纲领草案在提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论点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这个理论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其他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的驳斥。我们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批评是正确的。

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硬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官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倾向。由此，南共纲领草案就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以后，“决定性的根本問題”就是使国家逐步消亡。据他們說，在南斯拉夫本国这个进程已經开始，但他們的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社会主义在苏联四十年来的实践以及近年来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实践沒有为南共的理論提供任何根据。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某些缺点的斗争（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提供了这种斗争的范例）恰恰表明，由于内部而首先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有必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絕不能立刻就使国家消亡。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丰富經驗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方面使民主在質量上提到更高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是建設和保卫社会主义的基本工具。馬克思和列寧都認為，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权形式，只有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期（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一阶段）以后，国家才会逐渐消亡。历史将要証实他們这一論斷。

三

列寧在說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定义时道：“国际主义事实上只归結为一点：为发展本国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而不倦努力，（用宣传同情和物質来）支援所有国家的同样斗争，同样方針，而且只是支援这样的斗争和方針。”

南共綱領草案有关条文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定义泛泛地說來是同列寧的話一致的。然而这个文件中的另一段就同列寧的話有矛盾，这一段說：“社会主义內部发展的自由，互不强加这种或那种形式，互不干涉各个运动的内部生活和内部发展，以及自由和平等的交流經驗和社会主义的理論思想等，應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关系的最高目的。”

不容否認，在相互关系中权利平等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等类原則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很重要的。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固有的原則，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必須加以尊重。因此，1948—1953 年期間在对南斯拉夫关系上严重违反这些原則的錯誤已經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力加以糾正，这是苏共首先开始的，这結束了工人运动历史上不正常的情况。

然而，却不能說上述原則就是各国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关系中的“最高目的”。如果这样，那就是輕視了这种关系中构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根本特征的东西；也就是互相帮助，积极相互支援，兄弟合作和目标一致。

在我們的时代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关系中发生的錯誤以及将来还可能发生的錯誤，絕沒有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最根本的特点減色。經驗証明，共产主义运动是能糾正这些錯誤的，这正因为它保持和发展了它传统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无论在理論上和实践上都同爱国主义沒有矛盾，反而是协调一致的。

国际工人运动一切派別以最先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

堡皇苏联为中心而团结一致，相互支持，是我们现代最重要的事实。然而，南共纲领草案却轻视了这一点，它除了上面所提的种种论点之外，还建议在外交政策方面执行一种只会影响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方针。

这里需要指出，南共虽然极力主张权利平等和不干涉的原则，然而却没有以身作则地全面遵守这些原则。南共纲领草案没有就铁托 1956 年 11 月在普拉的演说作任何自我批评，而这个演说是公然干涉其他共产党内部事务的行为。南共纲领草案里面也列有一个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论点，在我们看来，这个论点也是最应受谴责的干涉的例子。我们同南共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共产党是一个战斗的党，巴西共产党人对于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深深的钦佩和大力的支援。将要担负起在美国发展自觉社会主义力量的使命的，恰好是这个共产党，而不象南共纲领草案所说那样是工会运动。

南共纲领草案所包含的反国际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论点不能不受到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正义谴责。这些论点只能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害的。至于巴西共产党人，他们正在繼續对自己队伍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作斗争，同时也对一切修正主义的表现保持警惕，并且为保卫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思想上团结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巴西共产党人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有利于我国工人阶级的结果，才能作为国际主义者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贡献。

加強團結一致是關係到社會主義陣營 生死存亡的問題

越南 芝菱

社會主義現在已成為世界體系，它擁有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特點。社會主義體系是保證世界和平、保證全人類解放和進步事業的決定性因素。

正因為這樣，帝國主義就時時刻刻陰謀破壞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一致，企圖“從內部來粉碎這個體系”。它們非常清楚地了解到蘇聯對於社會主義體系的存在和發展，對於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以及全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存在和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集中火力打擊蘇聯，加緊挑撥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它們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斷地描寫成為“奴役關係，強國奴役弱國”，它們把蘇聯叫作“紅色帝國”，把人民民主國家叫作“衛星”，並且明目張膽地提出“幫助東歐衛星國家從蘇俄奴役枷鎖下解放出來”這樣臭名昭彰的口號。它們的另一惡毒手段是，加深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曾經有過的缺點，煽動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瘋狂地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手法，我們是不以为奇的。然而，遺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到目前为止还有些人抱着完全违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点的观点和論調；这些观点和論調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不但毫无好处，相反的还給敌人帮腔，使帝国主义有更多的依据来歪曲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的友好关系，誣蔑苏联，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會議的宣言中已經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團結在統一的大家庭里，是由于它們走上了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由于它們的社会經濟制度和国家政权有共同的阶级实质，由于它們需要互相支持和援助，由于它們在反对帝国主义、爭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由于它們有共同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正是社会主义各国的阶级实质决定了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性质。这是充滿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团结、友好合作、兄弟般互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关系。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鋼鐵般的口号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結束語。这不仅仅是战斗口号，而且还表现了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一个基本要求。

工人阶级一旦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候，那么，不論哪一个国家，他們的斗争目的都是一致的，这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把政权夺取到工人阶级手里，建

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各国工人阶级的敌人不仅只是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有国际资产阶级。马克思說：“在一个国家里，资产阶级虽然互相倾轧、竞争，但仍然称兄道弟地团结联合起来，来反对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全世界资产阶级虽然在互相争夺世界市场，但正如在一个国家里一样，它们也称兄道弟地团结联合起来，来反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原注：卡尔·马克思：“1847年11月在一次集会上关于波兰問題的講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也曾肯定說：“資本是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就需要有工人底国际联合，工人的国际亲密关系。”（原注：列寧：1919年12月关于战胜邓尼金事致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的信）正是由于掌握了这种国际联合和国际团结的主张，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期间，世界工人运动广泛地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組織，使国际资本主义非常担忧。

十月革命胜利，出現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对初生的、正被帝国主义包围的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当中，更加具体而光輝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团结。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表现的坚决的革命精神，以及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力量的支持，战胜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日益巩固和发展的苏联已經成为世界革命的坚强的堡垒。在苏联方面，从十月革命起，就高高地举起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虽然在国家的建設事业当中有着許多巨大的困难，苏联仍然把支援世界工

人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視为自己最崇高的国际任务。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誕生、越南革命的发展以及許多兄弟党的誕生、世界上許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援分不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苏联是粉碎法西斯侵略势力，使欧洲和亚洲許多国家获得解放的主要力量，它創造了条件，使許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能够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是使民族解放运动获得强大发展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已經形成为世界体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壮大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規模更加壯闊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內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表現在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支持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支持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表現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團結一致，也表現在与正在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各国民團結友好。目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理論和实践方面含有的新的內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仍然保持它的全部意义，这就是，它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原則，同时也是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就是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用到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各国相互間的新型的关系中去。一方面，它包含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團結和兄弟般互助合作的原則，另一方面，它又包含民族平等的原則，即社会主

义各国完全平等、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独立的、有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遵守民族平等原则，这对于良好地发展互助合作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但这还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实质。这种关系的实质和特点是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有其阶级内容。阶级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东西，它表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包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理在内的一切基本原理里面。如果抽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内容，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再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如果抽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阶级内容，而代之以民族平等原则，甚至使之与国际团结、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对立起来，那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就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词，这只能为民族沙文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作掩护。

另一方面，民族平等原则本身也是有它的阶级内容的。民族这个概念并不是抽象的。在世界上，并没有抽象的民族，而只有具体的民族。目前社会主义各国的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呢？这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它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那么，在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之间，有没有根本利益方面的矛盾呢？没有！相反的，正是由于每一个国家的民族都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阶层，所以在这些

民族的相互关系中，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必然的，平等也是必然的。如果在这些民族之間沒有平等，那么，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反过來說，民族平等只有建筑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这个基础上，因为只有通过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那些落后的国家才有可能在較短的历史時間內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因此，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质，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阶级內容。

但是，南斯拉夫的领导同志們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中，南斯拉夫领导同志們抛弃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质。据他們看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似乎只能限制在“和平共处”原則里，而且“必須建立在独立、完全平等和尊重各国特点的原则上”。南斯拉夫同志們認為，为确立社会主义各国相互关系中的这些“原則”而斗争，是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唯一的問題，是“社会主义各国相互关系中的最高目的”。这些錯誤观点說明，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問題以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問題上，南斯拉夫同志們已經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立場和观点，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二

这不仅仅是理論上的錯誤。問題的实质在于，南斯拉夫领导同志們已經否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国际团

結，从而提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害的論調。

南共綱領草案提出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理論”：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統治、压迫、剥削”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論調在理論上和实际上都是毫无根据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政权是由工人阶级掌握的；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即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說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剥削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這是誣蔑、丑化工人阶级。

馬克思列寧主義已經明确指出，压迫剥削的根源是生产資料的私有制。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出現了生产資料私有制，也就同时形成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此，要消灭压迫剥削，就必須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資料公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目前，在社会主义各国，有的已經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有的即将完成，国家政权已經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已經实现了生产資料公有制，或者是生产資料公有制已經占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压迫剥削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現象。如果有这种現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区别呢？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論”的荒謬。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越南是經濟最落后、最不发达的国家。根据南斯拉夫同志們的“理論”，越南

就会免不了要受到經濟发达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压迫剥削”。事实恰恰完全相反。在三年来恢复經濟工作中，我国得到了社会主义陣營各个兄弟国家的慷慨无私的援助，而經濟最发达的国家正是給予越南人民最多的援助的国家。北方刚刚完全解放，苏联、中国就免予越南清还巨額貸款，同时还要以机器、物資，派遣专家和工人来帮助越南恢复經濟。三年来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各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和中国的最热情的援助分不开的。認為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压迫剥削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論調，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南共綱領草案的另一危險論調是，認為社会主义陣營的團結仅仅是为了結成軍事政治集團來与帝国主义軍事政治集團相对抗，認為社会主义各国也实行实力政策，实行划分集團來与帝国主义爭夺、划分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的政策，并且認為南斯拉夫以“置身于两个集團之外”而自豪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这些錯誤論調，否認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客观存在，不敢正視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个体系在阶级性和国际政策方面的根本区别，以至于誣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陣營的存在完全不是所謂“划分集團”的政策的結果，而正是社会主义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获得胜利的必然和客观发展的結果，是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內的总衰退和苏联反法西斯世界战争获得伟大胜利之后、帝国主义在十三个国家的崩溃的必然和客观发展的結果。

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工人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帝国主义阵营包括资产阶级仍然掌握政权、正在对人民采取压迫剥削和贫富化政策的国家，这两个阵营是有根本区别的。两个阵营所执行的国际政策也根本不同：一个主张维护和平，实行和平共处，发展国际合作；另一个则一味追求军备竞赛，制造军事侵略集团，执行冷战政策，封锁经济，准备挑起战争。今天，在世界上，是谁主张实力政策？是谁挑起埃及的侵略战争？是谁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指挥和唆使印度尼西亚的叛乱分子、威胁弱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谁在阴谋要“解放”各人民民主国家？必须说清楚，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对于这一点模糊不清，如果不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和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侵略政策区别开来，这是危险的错误。南共纲领草案的这些观点违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和世界上六十三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共同签字的和平宣言的观点。和平宣言说明：“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衷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绝关于裁军、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议。”和平宣言也阐明：“无论哪一个共产党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发动战争和对别国进行军事攻击的动机，都没有掠夺别国土地的动机。苏联和人民中国

自己就拥有辽闊的土地和无数的自然財富。在所有社会主义國家都沒有热中于战争的阶级或社会阶层。这里执政的是工人和农民，他們在过去所有战争中都受牺牲最大。难道他們会希望新战争嗎？共产党人的目的是要建成能保証全体人民的福利、各族人民的繁荣、各民族間永久和平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持久的和平来建設这种社会。”

这是很明显的了。难道南斯拉夫同志們还一味不願承認这一事实嗎？人們自問：如果真的象南斯拉夫同志們所說的那样，社会主义阵营也执行实力政策，也划分軍事政治集团，那么，为什么南斯拉夫还会支持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最近提出的旨在防止战争、保卫和平的一切措施呢？

南共綱領草案还提到苏联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瓜分、爭夺“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并举越南的分裂为例。越南人民感到遺憾的是，南斯拉夫同志們錯誤地理解了越南的情况。在抗战的八、九年当中，越南人民拿起了武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于越南全国人民在越南劳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并且得到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已經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内瓦協議承認越南的独立和統一。十七度緯綫只是在等待通过协商来討論全国普选的时期內双方集結的暫时的分界綫。但是美帝国主义替代法帝国主义插手干涉越南，并和它的走狗加紧破坏越南的統一。违反日内瓦協議，使越南今天还不能得到統一的首

犯正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然而，尽管越南目前还暂时被分割为两个，任何人也不能否認，越南北方已經完全解放，北方人民正在建設社会主义，使之作为爭取祖国統一的基础，这是帝国主义侵略遭到慘重失敗的結果，是越南人民的斗争胜利的結果。南斯拉夫同志們把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的問題看成是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瓜分“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的結果，这的确不符合事实，这同否認越南工人阶级和人民几十年来革命斗争的成果又有什么区别呢？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超阶级观点使他們有意丑化社会主义阵营，同时却不公道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阵营——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塗脂抹粉。这当然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阵营。

三

南斯拉夫同志們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錯誤观点以及上述各种論調，不仅否認了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合作、互助的实际状况，同时也否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必要。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南斯拉夫同志們恶意地把这种团结一致叫做“思想垄断”。南共綱領草案还說：“某种思想或某种社会主义建設形式是否正确和是否进步，只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經得起实践的考驗，而并不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国际中枢的批准。”

南斯拉夫同志們顯然在反對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規律，而這些普遍規律是總結一百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四十年來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的結果，同時也是國際工人階級和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樣反對，錯誤完全是南斯拉夫同志，而不可能是別的。

無論哪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有着共同規律。這些共同規律表現了所有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的基本特點。當然，每一個國家必須從自己的特點出發，來找出適合于本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方法和速度，這一點是完全符合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要求的。但也必須認識，普遍規律與民族特點之間的關係是辯証的關係，其中普遍規律是主要的一面，它決定根本內容，而民族特點則是次要的一面，它只能決定這種根本內容的表現形式。因此，南斯拉夫同志們認為每一個走上社會主義的國家只需從本國的特點出發、走自己的“特殊道路”，而不必注意到普遍規律，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一方面否認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合作，要建設脫離兄弟國家的社會主義，另一方面強調民族特點，以至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這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表現，而只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民族共產主義”的表現。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採用“思想壟斷”這個名詞，使人們理解為在社會主義陣營思想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同各國共產黨和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獨立性之間，似乎是

存在着矛盾的。但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思想和政治上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是因为他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础，并且有着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目的，通过共同討論的途径，每一个党、每一个国家都作出自己的貢献来找出共同的路綫主張，从而为革命运动的共同利益和每一个国家的利益服务。不能把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看作是某一个党或某一个国家进行“思想垄断”的結果。如果要說在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陣營里有任何“思想垄断”的話，那就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垄断”，而这一点只能說是好的，并非象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叫嚷那样是坏的。我們共产党人的任务之一，难道不是为馬克思列寧主义夺取世界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斗争嗎？难道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希望資本主义繼續統治世界思想領域嗎？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用另一个恶意的名詞“政治霸權”来反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陣營中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各国集合在苏联的周围，其意义是承認苏联——第一个工农国家——帮助他們取得了自由。苏联建設社会主义已經有四十年，在这期間，苏联創造出許多对全世界都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經驗，这些經驗光輝地照耀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苏联已經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有着先进的社会主义經濟，拥有潜力无穷的資源，有着以空前的、資本主义不可能有的速度发展着的經濟。苏联还坚决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发展，同时全力保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反对帝国主义勢力的进攻危机。在今天

的国际关系中，苏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所采取的坚决保卫各民族自由、反对殖民地压迫的政策以及为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而坚持斗争的政策，使苏联在世界人民中享有非常高的威信。这样，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作用的意义，这是同南共纲领草案中的“政治霸权”这个名词的意义毫不相干的。

承认苏联的领导是否就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原则呢？完全不是这样。每一个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必须有坚强的团结。既然要求团结，就必须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而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国家独断地定出来的。正是历史把团结的中心这个作用、把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交给了苏联，而苏联已经光辉地承担了这个作用和这个任务。

在现代，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蓬勃地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规模；帝国主义发生了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正在疯狂地挣扎，企图以制造战争来寻得出路；在这样的时候，加强旨在制止战争阴谋的所有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以及全世界和平力量之间的团结一致这个问题，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了。这个广泛团结的核心正是以苏联为首的无敌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愈牢固，愈坚决地为和平和各民族的自由而斗争，就愈有助于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力量的发展，愈能把世界上和平和进步力量牢固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对于这一点，帝国主义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所以它们就集中力量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而首先就是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挑拨离间。这是明显的，无需多说。非常可惜的是，南斯拉夫同志们都无意中中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非常可惜的是，南斯拉夫同志们都对这些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调，这些论调不仅对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劳动群众毫无好处，而且还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宣传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的很好的依据。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特别是以苏联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是关系到包括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反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团结一致问题、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问题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斗争，是一切共产主义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斗争。

希望南斯拉夫同志们都对这一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粉碎南共纲领草案中表现出来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点，使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学说在南斯拉夫生活的全部领域、首先是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

（原载越南劳动党“学习”杂志1958年5月号）

維护修正主义的心劳 日拙的尝试

苏联 伊·波麦洛夫

在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在南共纲领中表现出来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再次体现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团结。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致谴责这些同科学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危害工人阶级事业、危害社会进步、民主与和平事业的观点。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遭到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各国共产党的一致回击，陷入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尴尬地位后，开始耍起花招来。他们企图歪曲反修正主义斗争的目的，用别的一些问题来代替围绕着这一斗争提出来的問題，同时还粗暴地歪曲事实，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它的个别队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可耻的攻击。

这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南斯拉夫领导人把对集现代修正主义之大成的南共纲领的理论批判说成是侵犯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把自己说成是为捍卫这种独立而遭到攻击的牺牲者。他们极力向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灌输说，各国共产党反对

南共綱領中修正主義論點的斗争同意識形态、同捍卫馬克思列寧主義毫不相干；據說，意識形态只不过是遮蓋向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行“压力政策”、“干涉南斯拉夫內政”政策的“外衣”。

說“反对修正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就是反对南斯拉夫人民，这种捏造的論点是修正主义者慣用的重要手法之一。南斯拉夫报刊和电台都一致合拍地“弹奏”这种論調，还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宣传机构的支持。比如，貝爾格萊德的“政治报”6月8日写道，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圍剿”开始了的（“政治报”就把对修正主义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叫做“围剿”）；而进行这种“围剿”只不过是因为南斯拉夫执行“独立的和超集团的社会主义政策”。“政治报”写道，南共綱領的批評家們“把我們的独立政策宣判为修正主义”。鐵托6月15日在拉宾的那篇飞扬跋扈的演說中也說：“目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围剿（？）并不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任何理論上的提法所引起的，而是有更深远的根源的。这是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很久就組織好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不过是被用来作为攻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借口而已。”

不管怎么說，这些話反正都是胡說。实际情况是这样：第一，各国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所批判的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决不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他們的国家，这些政党的报刊沒有发表过任何譴責南斯拉夫

人民的言論；第二，这次批判正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和向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的一些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的、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理論上的提法”而引起的，而不是由于任何其他的原因，并且这次批判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草案发表之后才开始的；第三，批判的目的純粹是为了要捍卫修正主义者企图歪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态，而不是要侵犯南斯拉夫的独立。因此，南共綱領受到“攻击”——修正主义者这样称呼馬克思主义批評——是由于它的修正主义实质而引起的。这一切南共領導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們謾罵那些批判修正主义的人只是說明他們心虛和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

大家知道，南共綱領草案起草人使这个草案具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綱領性文件的性质，极力迫使它接受自己的观点，而现在在事后又力图证明，似乎这个綱領是一个国家的綱領，只是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制定的。在 1958 年 3 月綱領草案发表的时候，南斯拉夫报刊曾大吹大擂地把它說成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草案也断言說，似乎“近几十年来馬克思主义思想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并且暗示，草案克服了这种落后現象。草案中指出，南共綱領的目的是要确定“对世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关系一般問題的”观点，“对进一步探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今后运动和发展的迫切問題作出貢献”，对于“丰富人类共同的社会主义宝庫”作出貢献。有些南斯拉夫報紙甚至还說，南共綱領草

案是列寧之后第一部划时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是“新的共产党宣言”；草案大量发行，广泛传播。

当然，如果南共綱領草案有助于丰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宝庫，那么所有共产党人都会热烈欢迎这个草案。然而，事实表明，草案阉割了馬克思主義的实质、它的革命內容，并且对其他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极尽歪曲和污蔑。这是一个“宣言”，但不是共产主义宣言，而是修正主义宣言。它的整个內容和精神都是同受到所有兄弟党拥护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相抗衡的。

宣言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卓越文献。这个文献从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立場出发深刻地分析了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前进的变化以及現时代的基本特点，闡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基本問題，指出了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和兄弟般合作的任务，指出了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爭取进一步的社会进步、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任务。宣言中总结了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数亿人民建設新社会的丰富經驗，其中象苏联这样的国家經過严酷的考驗在建設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宣言还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經驗。

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各种組織的集体經驗和集体思想就是深深地重視共产主义者从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第一国际时代以来的光荣传统。南共领导人对这

个传统表现了狂妄和蔑视的态度；他们在南共纲领和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攻击了“国际论坛”。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讲话及其与宣言相违背的政纲意味着他们企图贬低劳动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经验，破坏这些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破坏为全人类开辟通向美好未来的道路的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起来捍卫自己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和自己的集体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党的刊物和兄弟党的刊物都纷纷发表文章，对南共纲领草案作了有根据的分析。这些本着同志式的精神写成的文章有根据地证明，草案中有很多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论点。各共产党对纲领草案的原则性批评抱着对南共提供同志式的帮助以免于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崇高愿望。各共产党以此履行了自己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各共产党的刊物中都表示希望，对草案的批评意见将得到草案起草人的善意考虑和研究。在苏共中央杂志“共产党人”的一篇文章中特别谈到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正在继续进行改进草案的工作。我们衷心希望南斯拉夫同志在这件大事上取得成就。我们希望，新的草案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从而符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这样的纲领草案必能使所有

共产党人都深深感到满意。”（“共产党人”杂志 1958 年第六期）很难想象还会有更诚恳的同志式批评了。

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没有对兄弟党同志式的原则性批评表现出符合阶级利益、共产主义利益、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的应有态度，他们对这种批评置若罔闻，也没有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对这种批评一概加以拒绝，没有对提出的意见进行实质上的研究。他们把共产党机关刊物上所有一切批评意见都說成是对“南斯拉夫内政的干涉”，是“粗暴的”、“无根据的”、“伪造的”，諸如此类等等。不但如此，如果说纲领草案中有许多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及其同苏联的友谊的論点，那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可以说是发挥了这些論点而变成政治用語。在发言中对各国共产党进行了歇斯底里的、粗暴的和污蔑性的攻击，代表大会竟变成了类似敌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敌視坚如磐石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的示威。在代表大会闭幕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和他们的宣传机构更加紧执行这条路线——维护修正主义观点以及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采取不友好的傲慢态度的路线。

当各国共产党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开始反击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論体系和南共领导人的卑鄙的政治攻击时，南共领导人便开始抱怨說，他們并不要斗争，但是别人硬把这种斗争“强加于”他們，“攻击”他

們，要使南斯拉夫放棄“獨立的方針”。南共領導人顯然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應該保衛自己的政治思想陣地。但是這種推測有什么根據呢？

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不可爭辯地證明，馬克思主義者素來都是堅決反擊各種各樣脫離革命理論的行為。這條路線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定的，並且經列寧繼續加以徹底貫徹。蘇聯共產黨以及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的其他兄弟政黨是在反對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機會主義者的革命改造工作中成長起來，受到了鍛煉並且取得了勝利的。

把為純潔具有國際性質的工人運動的思想原則而進行的鬥爭說成是“侵犯”某個國家的民族獨立或是“干涉這個國家的內政”，這就等於不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學說，就等於脫離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公開站到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去。大家都很清楚，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領導人人为地把南斯拉夫民族獨立問題同思想辯論牽連在一起，可是這種辯論首先和主要是牽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一些世界問題的評價以及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進一步發展的狀況和道路的估計。

我們可以談一談現代的主要矛盾問題。這是分析國際局勢時的根本問題。根據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觀點，現代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間的矛盾。不理解這個矛盾就不能理解現代的政治和思想鬥爭。可是南共綱領中恰恰忽略和抹煞了這

一个根本問題。各共产党的报刊給南共领导人指出了这一点。可是他們对这些批評怎么答复呢？絲毫沒有認真答复过。硬說各兄弟党企图干涉南斯拉夫內政这类謾罵叫嚷难道可以算是答复嗎？当問題涉及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分析现代社会过程的时候，怎能談得上“南斯拉夫的內政”呢？

还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認為，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远景的觀点来看，国家垄断資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物質前提，而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現象”、“因素”、“傾向”的积累，它們能够不必經過社会主义革命、不必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而长入完全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說同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所教导的一样。人們已經向南共领导人指出这种觀点是站不住脚的。他們怎么答复这种指出綱領中脱离列寧主义对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分析的批評呢？絲毫沒有認真地答复过。难道无中生有地硬說“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可以算是答复嗎？

南共綱領實質上把资产阶级国家說成是凌駕于資本主义社会之上的“超阶级”国家，也就是說同考茨基早先所說的一样。列寧在“國家与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这两部著作中已对这类觀点作了全面的批判。看来，“超阶级国家”和“純粹民主”等改良主义論調显然是騙人的。但是南共领导人不顧列寧的論斷，不顧事实，竟在綱領中使考茨基的“超阶级国家”論死灰复燃。各国共产党的报刊也向他們指出了这一点。南共领导人究竟怎样答复这种馬克思主义的批評呢？絲毫沒有認真

答复过。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根本問題是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的作用問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論的正确性已經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國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所証实。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南共綱領中反对这一經驗的理論总结，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第二，正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應該立即消亡。各兄弟党在批判南共綱領时指出，在帝国主义威胁的面前决不能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地倒必須大力加强，因为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社会主义的敌人有利。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需要也是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設的需要决定的。南共领导人怎么答复这一批评呢？他們不理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把在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条件下必須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論点說成是对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修正”。可笑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即消亡”的理論不仅违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驗，而且也违背南斯拉夫本身的实践，因为在南斯拉夫正在加强警察、军队等等国家机器。

各国共产党的报刊上还批评了南共綱領中其他一些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問題的錯誤論点。大家知道，各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中所提出的唯一正确的观点，認為存在着

所有国家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規律；这些共同規律表現在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特殊條件中。各國共產黨認為考慮各國的民族特點和民族傳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條件相結合，這就是領導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修正主義者怎樣答復反駁者的論証呢？他們為了中傷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硬說各國共產黨要求“絕對的划一”，而把考慮某個國家發展中的民族特點稱為修正主義。貝爾格萊德“戰鬥報”6月1日寫道，“社會主義發展形式上的差別實質上都被指責為某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國際工人運動中不可容許的現象”。但這是對各國共產黨觀點粗暴的、別有用心的歪曲。各國共產黨認為，承認特點而否認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否認由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所証實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道路的普遍意義，這才是修正主義。南共綱領中的觀點正是這樣否認普遍性，形而上學地把特殊性同普遍性割裂開來。

還可以指出南共綱領中受到批判的其他一些問題，但上述所談的也足以使每一個無偏見的人明白，那是對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的實質所進行的批評。必須對這種批評認真地作出答復。但是南共領導人却避而不答，反而說些“咒罵”的話，誣蔑各國共產黨“干涉南斯拉夫內政”、侵犯它的“獨立”，以圖搪塞。

共產黨報刊已指出，南共的修正主義者吹噓自己的

理論是科学中的新論点，是时代的最高智慧，但一經核对，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他們不仅承袭了已故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祖先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思想，而且还承袭了現在流行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理論家的思想。当你讀到南共綱領时就会想起：这些“启示”好象在什么地方見到过。的确見到过，尤其在1955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弗里茨·施丁堡著的“馬克思与現代”一書中就已見到过；而这位施丁堡却早就表明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把南共綱領的許多論点同施丁堡的这本书中所談的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們两者在思想上非常接近，簡直可以說有着血統关系。

施丁堡叫嚣反对已为历史經驗所証实的列寧关于國家与革命的理論，根据这个理論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破資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施丁堡却企图这样来論証自己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資产阶级国家是資本家鎮压劳动人民的工具这种說法已經过时了。由于某些企业的国家化，国家的作用及其职能似乎已改变了，国家已变成了“超阶级”的国家。如上所述，南共綱領的起草人也認為，似乎由于某些企业的国家化，資本的經濟能力的基础正在縮小，国家成为独立的、并充当在阶级之上的仲裁者的角色。

我們在施丁堡的这本书中可以讀到：“……資本家本身的职能改变了，国家部門扩大了，国家在日益占优势的資本主义范围内不仅是压迫工人的工具，而且同时也是

普遍福利的国家……”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南共綱領。其中也這樣談到：“由私人資本轉給國家的某些經濟職能愈多（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採取不同方式限制私人資本的權力），經濟中的新的、就其客觀趨向來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素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壓力就愈大。”還說：“國家機器，為獲得其獨立職能，為了把自己置於社會之上，表明其日益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階級作用的傾向。”施丁堡寫道：“政治生活越來越決定於爭取在國家中的影響的鬥爭。這對大資本，對農民，對工人來說都是如此。”他談到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國家里“爭取影響”的鬥爭。在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中是這樣寫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正在進行爭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影響和陣地的“鬥爭”。綱領起草人寫道，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應當是“為爭取政權機構中”，即現存的資產階級政權中的“領導作用而鬥爭”。可以看到，他們的觀點在此顯得多么巧合一致。

施丁堡談到工會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時寫道：“美國工會運動變成一個在某些時刻可以很快地與英國工黨相比擬的政黨，這要比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現今的政治上軟弱性所能期待的發生得更快得多。”而南共綱領中也寫道：“譬如美國，最大的可能就是把工人羣眾組織在工會里，首先通過工會日益把他們卷入自覺的社會主義力量成長的過程，卷入工人階級為加強其社會影響和爭取在政權制度中的領導作用的鬥爭中去。”是誰承襲了誰的觀點呢？

施丁堡恶意地攻击各国共产党，說它們似乎在分裂工人运动，削弱工人运动，等等。南共綱領的起草人也不顧事實，居然給各國共产党加上种种莫須有的罪過。他們寫道：“認為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壟斷社会主义运动的每種形式，并認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些党里，也只有通过它們才能體現出來的觀念，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踐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施丁堡的這本書中浸透了对苏联的憎恨。为了破坏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他什么谎言都撒尽了！捏造什么“俄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什么苏联“对欧洲的侵略威胁”，說什么苏联应对西方国家軍国主义化負責，苏联“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任何独立的联系”（在这本書把社会主义国家誹謗为“卫星国”），根本不存在的說什么苏联剥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諸如此类等等。南共綱領的起草人难道沒有从这些肮脏的来源中承袭了說什么苏联参加“爭奪势力范围”、奉行“实力政策”、霸权主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类“思想”嗎？

施丁堡的“馬克思与現代”一書大約比南共綱領早三年問世。他有權控告南共綱領起草人的剽窃行为。……但是，這本書还不是起草人从中剽窃某些思想的唯一来源。挪威共产党中央委員尤斯特·利佩 6 月 24 日在“自由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确凿地証明了，南共綱領中的許多論点同挪威自由民主党右翼理論家发表的論点非常相符。

弗兰西斯·培根把認識過程同蜜蜂从花园和田野的花朵中吸取物質的活動相比較。南共綱領的起草人显然是从資產階級改良主义思想的毒草中吸取了毒素。因此，結果就是慕傲与馬克思列寧主義格格不入的改良主義觀点来代替科学的真理。

至于談到南共的修正主义者由于意識形态的爭論而大肆叫囂的南斯拉夫独立，如果这种独立受到什么威胁的話，那么威胁（这是必須特別有力地強調的）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来自各国共产党；它們永远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出这种威胁。

苏联人民非常尊重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和他們的爱好自由的传统与文化。我們對他們为擺脫外國压迫（起先是土耳其的压迫，后来是奥地利的压迫）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對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爭取民族独立、反对希特勒匪帮的斗争，是估計得很高的。但是，难道我們因为尊重南斯拉夫人民，尊重他們合情合理的民族情感就應該容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队伍里的修正主义者，听憑他們歪曲馬克思列寧主义嗎？不，不应当如此。这样做就等于滾到民族主义的立場上去，民族主义是同正确理解的劳动人民的民族利益格格不入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是照耀着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国际主义學說。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过去和現在都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想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修正主义者，不管这些修正主义者是哪个民族的。为了使引导劳动者走社会进步道路的馬克

思列寧主义思想取得新的勝利，必須徹底揭露和打垮修正主義。

南斯拉夫領導人違反真理，竟把各兄弟共产党反对南共綱領中的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說成是侵犯南斯拉夫的独立，他們想以此瘫痪這場斗争，对這場斗争的参与者施加压力，向本国人民隐瞒批判南共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真正原因。但是这种嘗試是徒劳无益的。

对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說来，民族独立的事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們一貫最坚决反对民族奴役，反对一切損害民族利益和損害人們情感的做法。馬克思列寧主义者不遺余力支持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支持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爭取建立民族經濟以加强独立的斗争；他們为爭取大小国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发展而斗争。

我們真誠地希望南斯拉夫的政策是真正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大家知道，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基础上，对世界舞台的局势作正确分析的政策。很遺憾，在南共綱領中以及那些实际上指导南斯拉夫政策的人的发言中，对国际局势作了非常錯誤的分析。

各国共产党报刊在批判南共綱領的言論中举出了大量論据来駁斥极其錯誤地把軍事集團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阵营混为一談的論調。在还没有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时候，政治軍事集團就已經存在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同一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國家結成了相

互对立的集团（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以及在战争进程中就是这样）。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可以在集团中实行合作（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希特勒同盟）。现代世界上存在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也反映了世界分裂为两种社会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渴望新生活的人民群众的极伟大的成果。这就是说，大部分人类已经走上了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是它们还是组成了一个阵营，这是由于它们仇恨紧密团结并彼此互相帮助和支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而促成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统治集团执行“实力政策”，力图控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剥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战争的危险正是来自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事实及其成就对事态的进展有很大的影响，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防止战争的可能性。

这就是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莫斯科宣言和平宣言中所表明和捍卫的观点。南斯拉夫领导人如何对待兄弟党的批评呢？他们仍然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但是，他们也许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吧？不，他们没有提出值得注意的论据。如果听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話，那就必须承认，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仿佛是一个历史错误。他们惋惜“世界经济的分裂”，尽管这个

分裂是由于出現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結果而造成的。他們感叹說，世界上竟出現了两个阵营，实质上是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造成了战争的危险。他們沒有譴責帝国主义者，特別是美帝国主义者——各国人民和平和自由的凶恶敌人的政策。铁托在前面提到过的拉宾演說中不但沒有一句譴責帝国主义的話，甚且還向美国卑躬屈膝，同时却攻击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別是苏联和中国。他用一种嘲諷的口吻議論社会主义阵营，說什么“所謂社会主义阵营”。他再次反对“把世界分为两个阵营”，說什么不应当“划为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間将会发生冲突，并且有朝一日可能因为它们而爆发战争”。

但是，既然划分为两个阵营是一个現實的事实，所以要真正关心不使“有朝一日”发生武装冲突，就應該竭力搞好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支持以苏联为首的坚决一貫奉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路綫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促使一切和平力量的联合。

难道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世界問題的看法不是同当前局势、真实情况相违背的嗎？如果一种政策是以如此錯誤的、违反现实生活的綱領方針为依据的，那也能算是社会主义政策嗎？

如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使自己的国家脱离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就是說，离开它最为可靠的那些朋友，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还能有所保障嗎？列宁教导說，社会主义利益應該高于一切，應該奋不顧身地支持各国爭取社会主义的斗

爭。而南共綱領却用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精神來解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和合作的必要性拋置腦後，否定社会主义陣營的巨大進步作用。

各国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要求加強社会主义國家的團結和互助的願望被說成是向“霸權主義”的鑽營，這種團結受到藐視。從這方面看來，南共中央委員佩羅維奇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是耐人尋味的。他說：“有時借口‘思想一致’而要求大家都站到統一的隊伍里來受一個領袖指揮。”但是，是在什么地方，是誰曾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社会主义國家受“一個領袖指揮”的呢？這完完全全全是捏造。

是的，我們主張一致。社会主义國家的一致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工人階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為首、同非無產階級劳动群眾結成聯盟而掌握政權的那些國家目標和任務的一致。這種一致就在於每個一方面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同時又同其他同類型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實行緊密的合作。其中每一個國家都對兄弟國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義建設提供幫助，同時自己也依靠它們的援助。一致的實質就是社会主义國家在建設新社會、發展經濟、科學和技術方面，在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方面，在同心協力保卫各國的社会主义果实和民族獨立以防止帝國主義者侵略方面實行合作和互助。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絲毫也沒有損害到平等，而是有助于社会主义陣營中每個國家的高漲，也有助于這整個陣營的巩固。顯然，每個社会主义國家加入這個大家庭，同時依

靠它的威力，这样就可靠地保証本国的独立。有人說什么南斯拉夫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阵营，而帝国主义者也没有去进攻它，哥穆爾卡在回答这个問題的时候說得很正确：“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存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关于这一点，南斯拉夫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公民都一定看得很清楚。”

由此，必須談一談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牢騷，說什么各国共产党想“孤立”南共和南斯拉夫。这样断言就是嫁祸于人。实际上是南共领导集团本身把自己同团结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实行自我隔絕，走上了使南斯拉夫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道路。在匈牙利事件时期，当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展开疯狂进攻的时候，难道各国兄弟共产党曾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采取“特殊”立場嗎？沒有，是南共领导人自己采取这种立場，使自己处于自我隔絕的地位。难道各国兄弟共产党驅使南共领导人破坏自己早先的諾言而拒絕參加 1957 年 11 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拒絕在这會議所通過的宣言上签字嗎？不是，而是南共领导人自己拒絕这样做的。难道兄弟党迫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南共綱領中对国际局势作出与和平宣言精神根本相反的分析，虽然和平宣言上也有南共代表的签字？不是，而是南共领导人自己拒絕了和平宣言，咒罵社会主义和粉飾資本主义。

事实表明，是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決定了把自己国

家同社会主义陣營隔絕的发展方針。采取这个或那个方針，这当然是南斯拉夫的主权。不用說，如果南斯拉夫是在建設社会主义，那么它就屬於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管南共领导人是否承認这点。但是他們反对南斯拉夫加入社会主义陣營，而誰也沒有硬要南斯拉夫加入这个陣營，既然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就有天然的吸引力。但是，不能不抗議南斯拉夫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陣營的攻击。

难道南共领导人在反对社会主义陣營时沒有发觉他們对这个重大問題的方針是同帝国主义政客們的方針一致的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竭力阻碍人类的进步，把主要矛头指向社会主义陣營。难怪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 6 月 18 日的記者招待会上宣称，他准备協助一切能够削弱“共产主义集团”的因素，同时表示願意在社会主义陣營中建立“离心力，以反对向心力”。

南斯拉夫领导人認為，只有所謂“超集團政策”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正确的政策。但是，这是什么样的“超陣營”政策呢？經驗說明，竭力站在正在进行着斗争的社会主义陣營和資本主义陣營之上，实际上不是什么“中間”路綫。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在世界舞台上敵对阶级力量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立場，这不是多么奇怪的願望嗎？

南共领导人在說明自己的“超集團政策”时特別声明說，这个政策符合客觀真理，其目的是支持所有一切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这个政策所依据的理論原則是如何深

刻地违背世界現實情況，是如何毫無根據，這已經說明了。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超集團政策”在實踐上是什麼樣子。

大家知道，1956年秋天，匈牙利反革命勢力發動了叛亂，以便推翻人民民主制度，重新給匈牙利勞動人民套上地主資本家剝削的桎梏，使匈牙利喪失獨立，在歐洲中心建立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侵略陰謀的基地。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一切擁護進步的人，都一致譴責了反動派和戰爭勢力的進攻。與此相反，鐵托在普拉演說和卡德爾在聯邦國民議會會議上的演說中却起來保護叛亂分子，而把蘇聯給予匈牙利人民在鎮壓反革命武裝進攻方面的兄弟援助稱之為“蘇聯干涉”。當時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超集團政策”到底支持誰，是支持社會主義與和平力量呢，還是支持帝國主義反動勢力和戰爭勢力？

大家知道，西方帝國主義者應對“冷戰”，對建立北大西洋侵略集團負責。丘吉爾1946年3月5日在富爾敦歡迎杜魯門的講話中宣布對蘇聯和脫離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進行“冷戰”；“冷戰”的目的是要倒轉歷史車輪，丘吉爾在不久以前出版的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本著作的後記中露骨地寫道，他作了一個組織美英飛行中隊襲擊蘇聯主要城市的計劃，以顯示美國和英國反對蘇聯的軍事威力。但是，帝國主義宣傳機構却誣蔑蘇聯有侵略意图，竭力把造成國際緊張局勢的責任推給蘇聯。南共領導人也硬說什麼蘇聯執行“實力政策”，北大西洋集團是由蘇聯的對外政策方針而形成的。因此產生一個問題：這

些論調中难道还有一絲一毫的真理嗎？它們支持誰——是支持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呢，还是支持反动派和战争势力？

大家知道，苏維埃国家成立以来一貫奉行和平政策。伟大的列寧就提出了并且論証了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有可能和平共处的原理。始終忠于列寧主义的外交政策原則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正在为加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而进行坚决頑強的斗争。关于这点，苏联政府为了緩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裁軍和禁止核武器而提出的許多建議就可以証明。苏联的一些外交措施也可以証明，各国人民都認為苏联是可靠的和平堡垒。

但是，南斯拉夫报刊在回答对南共綱領中有关战后国际局势和苏联外交政策的那些錯誤論点所作的理由充足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批評时，竟提出了一种駭人听聞的論調，說什么苏联不可能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今年6月1日“政治报”說，苏联似乎甚而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实行共处，并提出一个捏造的問題：“那么苏联怎么能同那些具有对立的意識形态和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巩固的基础上实行共处与合作呢？”試問，粗暴地歪曲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論調算作什么好呢？这些論調对誰有利呢？

所有正直的人，所有和平拥护者完全根据事实認為，人民中国是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坚强前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政策博得了各国人民的深深尊敬。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一起是停止朝鮮流血和越南战争的倡议者。

中国同印度一道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热烈的支持。但是，铁托在拉宾的演说中谈到中国时，好象事实和逻辑都不存在似的。他对人民中国使用了一大堆诬蔑和荒谬的词句，指责人民中国反对和平共处政策，反对加强和平等等。看，“超集团政策”的鼓吹者能够信口雌黄到何种程度！

铁托用虚伪的论断攻击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大家都清楚知道，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榜样，取得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受到深刻的尊敬。铁托还诋毁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帝国主义宣传机构夸奖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言论和南共纲领，这种情况值不值得惊奇？要知道，帝国主义宣传机构还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言论中得到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论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重要官员墨菲在6月19日发表谈话时夸奖了铁托的演说。墨菲说，他对待铁托6月15日的演说非常感兴趣，“在这篇演说中，铁托激烈抨击了苏联和人民中国”。

为什么在帝国主义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反扑的时候，“超集团政策”往往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不同，而不支持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呢？

南共领导人颂扬南斯拉夫的经验，轻视其他社会主义

义国家、共产党的經驗，指責共产党似乎陷进了“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实践主义”、“实用主义”諸如此类等等的泥坑中。贝尔格萊德報紙“共产党主義者”6月19日发出了这样誹謗性的言論，似乎各国共产党在“极力掩盖或是为不願意正面解决生活本身提出的任务进行辩护”。而这样說的时候正是苏联在一步步地解决苏維埃社会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所提出的重要問題的时候，正是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实现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重大任务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陣營的其他国家在建設新社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起領導作用的共产党活動的特点是革命的理論和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統一。共产主义建設中的每一个重要的实际問題同时也是理論問題；各国党在解决这个問題的时候一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

如果談到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指責苏联共产党人对馬克思主义作了“实用主义的修正”，那么这种修正正是他們自己所做的。他們玩弄馬克思主义的詞句，用这些詞句来掩盖自己最实用的利益。在南共綱領中所提出的觀点不是打上了馬克思主义的烙印，而是打上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烙印。大家知道，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从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从美国得到了經濟援助。为了取得这种援助，他們采取了“超集團立場”。而他們力图从理論上来証实自己的立場，他們創造了一种陈腐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似乎世界沒有分为两个对

立的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似乎资本主义处处都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体系不是某些国家的体系，而是某种不清楚的全人类的体系。

南共领导人企图解释他們为什么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舍施和頌揚美国，他們說什么苏联在1921年和1922年由于飢荒也接受过援助。但是那几年的事实既不能証实帝国主义的大公无私，也不能为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危害社会主义的立場寻找口实。大家知道，“美国救济署”企图强迫苏維埃共和国接受这样的条件：它在俄国的机关是独立的，行动不受监督。苏維埃政府断然地拒絕了这些无理要求。大家也知道，“美援”沒有妨碍列寧和我們党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場，揭露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反动政策。列寧在全俄苏維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援助总共二百五十万普特的粮食，资产阶级对待我們的飢荒是自私的。列寧說：“我不知道惡魔是否比現代帝国主义更可怕。但是我知道，实际上正是如此，尽管我們闹飢荒，他們还是試圖用特別苛刻的条件向我們索取旧債。”（“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一三五頁，1957年版）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反对各国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的时候，围绕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的決議大肆叫囂。根据历史事实，應該說这个決議是正确的。決議提到了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問題，当时在这些問題上就已暴露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領導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而南共綱領也清楚地証明了这一点。这个決議并不

象修正主义者所說的那样表現了一个党的“霸权主义”和斯大林的专横。決議正确地指出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队伍中出現的脱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则的倾向和民族主义的表现。各国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评是企图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錯誤的地方只是在思想爭論的进程中，斯大林采用了粗暴的方法，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搞坏了。苏联共产党以它和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固有的高度原则性勇敢地承認并消除了当时所犯的錯誤，以便为加强我們这些党之間的接触并在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克服意识形态的分歧，为改善苏联和南斯拉夫間的关系扫清道路。在批评1949年和后来对討論的方法所做的过火行动时，决不能連它的实质也一齐抛掉，因为它是由各兄弟党对社会主义利益的关怀而促成的。

从所有这些事实看来，修正主义者要把自己和国际工人运动混为一談的企图是如何的荒謬！他們把批判南共綱領中的修正主义說成是“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进攻”。这种說法正在加紧宣传，虽然大家知道，南共綱領中的修正主义立場已經遭到这个运动的领导力量——各国共产党——的一致譴責和批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沿着客觀条件所决定的道路前进，沿着不断加强团结的道路前进。而修正主义者则希图使它离开这条道路。他們企图从内部来瓦解革命运动，在革命队伍內制造分裂，破坏它的团结，并使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造成混乱。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作用，赫魯曉夫同志在保加利

亞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中說的很清楚，很正确，他用比喻把它称为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馬。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他們的觀点受到了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以后，現在就力图把自己說成是殉难者。他們污蔑地說，好象历史决定他們要走“殉难者的道路，以防止社会主义的蛻化……”。不，殉难者的荣誉修正主义者是不配享有的。历史学家会把修正主义者在实际中所扮演的角色記下来的。

南共領導集團最近在現代社会发展的根本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場决然相反的。只有这个运动的所有队伍行动一致，結成統一战綫反对反动派和战争勢力，这种情况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社会主义利益、人类进步和巩固和平的利益。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不能不考慮一下他們在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面前对自己行动所負的責任。

(原載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8年第9期)